



達夫代表作

郁達夫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No. 0302

<b>達夫代表作</b> 實價七角五分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郁遠夫	
<b>總發行所</b>	上海四馬路	
<b>分店</b>	南京 廣州 漢口 北京 平壤 廈門 香港 汕頭 福州 鄭州 開封 洛陽 雲南 成都 九江 鄭州 漢口 廣州 汕頭 香港 廈門 福州 鄭州 開封 洛陽 雲南 成都 九江	
<b>現代書局</b>		
<div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 display: inline-block;">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div>		
1930, 1, 0, 初版		
1933, 5, 20, 六版		
10001—12000册		

## 改 版 自 序

蓬夫代表作的出世，本來是因爲想救濟幾位失業的朋友之故而想出來的方法。當時他們在開書店，大家來要我出一本書湊湊數；而我哩，又笨拙得厲害，不會抄襲日本人的小說來當作我自己的作品，又不曾雇用些青年來代我寫作，所以只能將已經出版的，實在是幼稚得不堪的五卷全集來送給他們，教他們自己去選擇幾篇比較得不肉麻而還可以看看的東西出來，出一本選集。當時爲出

這書之故而最費心力的，是錢杏邨先生，孟超先生，楊邨人先生的三位。“遠夫代表作”這一箇名目，也是由這三位先生替我取定的。印行之後，到了兩版的時候，他們的那家書店也無形中停頓了，現在現代書局就又舊事重提的問我來要出這一本書。我也因為這幾年的失業的結果，連日用的幾箇必需的金錢都來不轉身了，所以也落得做一次買賣，再來改訂一遍，讓他們去出去。

并且由買賣的這一方面講來，在我尤其是覺得乾脆合算的，是一箇新近由一位文學商人創設的所謂出賣印行權的事情。這一箇所謂印行權者，實在是一箇奇妙不過的名稱，一本書的印行權雖則賣了，而這書的內容的版權，還依然是屬於作者自己的，所以在甲的地方出了一次之後，只敷內容不完全一樣，編次順序把牠顛倒顛倒，變換一箇名目，則一樣的內容就不妨再在乙的地方出書的。這

一種辦法，由作者的利益方面說起來，實在是很好的辦法，可是由購讀者方面講來，却的確的是有點類乎奸商的詐欺取財的行爲，所以我在這改版的第一頁序上就想誠實地先告訴購讀者諸君一聲，“這一本所謂代表作者，實在是由全集裏選出來的東西，萬一你們買重了之後，可不要來怪我，說我在騙取你們的幾箇血樣的金錢”。

已將這書的來踪去跡叙明了以後，我就想再將牠的內容來約略的分剖一下。

我的全集五卷，雖則有六十萬字內外的容量，然而老老實實，並非假冒謙虛的自己評量起來，覺得稍有一點可取，讀了不會起寒粟而感到肉麻的，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一的東西。而這十分之一的寥寥幾篇之中，覺得可以傳世行遠，遺給子孫的作品，由我自家無論如何的自誇自負的說來，最多也不過一篇兩篇而已。當然是不消說的，這十分之

一，和這十分之一中間的一篇兩篇，是已經統統都收集在這一本所謂的代表作裏了。所以沒有讀過我的全集的人，我只想以這一冊小小的選集奉獻給他，而想來讀我這一冊小小的選集的人，我尤希望他只讀讀“離散之前”以後的一篇兩篇，最多也不要超過三篇。

在改訂這書的當中，本來是想把“銀灰色的死”及“還鄉兩記”刪去的，但書店的主人，却希望能維持原書的狀態，所以只把文句略加了一番修改，而篇數仍復不動，依舊是如前兩版之數。不過在前印的兩版之中，末尾是有錢杏邨先生的一篇後序的，現在因為出版的書店不同，而錢先生的那篇文章也已經單獨印出來了，所以不載，一半是怕掠他人之美，一半也是因為這序中有幾處期望得我過大，實在有點兒慚愧害怕的緣故。

一九二九年十月達夫序於上海

## 目 次

改版自序	1
銀灰色的死	1
采石磯	29
還鄉記	65
還鄉後記	109
離散之前	129
春風沉醉的晚上	147
薄奠	175
小春天氣	199
煙影	215
過去	235
微雪的早晨	269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301
一箇人在途上	313

# 銀灰色的死

(上)

雪後的東京，比平時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上吹下來的微風，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的心腸。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些年終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傷感的時



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邊，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有一間樓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這一家人家，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生氣似的。樓上的門窗，還緊緊的閉在那裏。金黃的日球，離開了上野的叢林，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

太陽的光線，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他那一雙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黑漆漆的房內的光線裏，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窩看來，他却是一個清瘦的人。

他開了半隻眼睛，看看桌上的鐘，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又仍舊嘶嘶

的睡着了。半醒半覺的睡了一忽，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他纔跳出被來。胡亂地穿好了衣服，跑下了樓，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跑出外面去了。

他近來的生活狀態，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從十月底到如今，兩個月的中間，他總每是晝夜顛倒的要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東京的酒館，當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竟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的耳朵裏，忽然會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裏，會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炷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裏行間，忽然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一雙迷人的眼

睛，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繩似的一排牙齒，也看得出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微微的在那裏笑着。也有斜視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如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會不知不覺的跟了那隻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了出來。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着的時候，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纔走出來，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不清了。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不能看見一箇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的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在街上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

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學的鐵闌干，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線路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着的樣子。背靠着了鐵闌干，他儘在屏裏看月亮。看了一會，他那一雙衰弱得同老犬似的眼睛裏，忽然滾下了兩顆眼淚來。去年夏天，他結婚的時候的景象，同走馬燈一樣，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人們便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來，知道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

點人家，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在一個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裏，因為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爬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在藤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我問你，唉，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色都沒有的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

了起來。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在流下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泣了許久，他覺得胸中漸漸兒的舒爽起來了，望望窗外看，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抬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薄薄的雲影，浮漾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麼星呀？”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

苦咧。”

他靠住了大學的鐵闌干，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他的眼睛裏，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一雙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綫，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搖了一搖頭，便自言自語的說：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總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總也是真的。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

一邊流淚，一邊他就站起來走，他的酒已經醒了，所以他覺得冷起來。到了這深更半夜，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家裏去。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的，他住的樓上，也沒有火鉢，也沒有生氣，只有幾本舊書，橫攤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車站去。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車室裏，有火爐生在那裏，他上火車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去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進了車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祇看見兩排電燈，在那裏黃黃的放光。賣票房裏，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在那裏打呵欠。進了二等待車室，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遠遠的有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來。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



去的跑。等了一會，從東北來的火車到了。車站上忽然熱鬧了起來，下車的旅客的脚步聲同種種的呼喚聲，混作了一處，傳到他的耳膜上來，跟了一羣旅客，他也走出火車站來了。出了車站，他仰起頭來一看，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有無數星辰，在那裏微動，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他覺得有點冷得難耐的樣子。月亮已經下山了。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行走，各店家的門燈，都像倦了似的還在那裏放光。走到上野公園的西邊的時候，他忽然長歎了一聲。朦朧的燈影裏，息息索索的飛了幾張黃葉下來，四邊的枯樹都好像活了起來的樣子，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靜靜兒的聽了一會，他覺得四邊並沒有動靜，只有那辘轳的車輪聲，同在夢裏似的很遠很遠，斷斷續續的仍在傳到他的耳朵裏來，他纔知道剛纔的不過是幾張落葉的聲音。他走過觀月橋

的時候，只見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樓台都沈在酣睡的中間。兩行燈火，好像在那裏嘲笑他的樣子。他到家睡下的時候，東方已經灰白起來了。

(中)

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好天氣，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雙破皮鞋，就跑到外面來。

在藍蒼的天蓋下，在和軟的陽光裏，無頭無腦的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他纔覺得飢餓起來了。身邊摸摸看，他的皮包裹，還有五元餘錢剩在那裏。半月前頭，他看看身邊的物件，都已賣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個金剛石的戒指，當入當舖。他的亡妻的最後的這紀念物，祇質了一百六十元錢，用不上半個月，如今也祇有五元錢存在了。

“亡妻呀亡妻，你饒了我罷！”

他淒涼了一陣，羞愧了一陣，終究還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緊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裏儘管在那裏嘔哩咕嚕的響。他算算看這五元餘錢，斷不能在上等的酒館裏去吃得醉飽。所以他就決意想到他無錢的時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館裏去。

那一家酒家，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當爐的就是這老寡婦的女兒，名叫靜兒。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識是什麼理由，使得見她一面過的人，總忘她不了。並且靜兒的性質和善得非常，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裝着笑臉的。她們那裏，因為客人不多，所以並沒有廚子。靜兒的母親，從前也在西洋菜館裏當過爐的，因此她頗曉得些調味的妙訣。他從前身邊沒有錢的時候，大抵總跑上靜兒家裏去的，一則因為靜兒待他周到得很，二則因為他

去慣了，靜兒的母親也信用他，無論多少，總肯替他掛賬的。他酒醉的時候，每對靜兒說他的亡妻是怎麼好，怎麼好，怎麼被他母親虐待，怎麼的染了肺病，死的時候，怎麼的盼望他。說到傷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淚來，靜兒有時候也肯陪他哭的。他在靜兒家裏進出，雖然還不上兩個月，然而靜兒待他，竟好像同待幾年前的老友一樣了。靜兒有時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告訴他的。據靜兒說，無論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傷心的事情的時候，總要有一個朋友，互相勸慰的能夠講講纔好。他同靜兒，大約就是一對能互相勸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頭，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只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他因為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裏察靜兒的行狀。因為心裏有了這一條疑心，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將

夜的時候，他正在靜兒家坐着喝酒，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靜兒見了這男人，就丟下了他，去同那男人去說話去。靜兒走開了，所以他祇能同靜兒的母親去說些無關緊要的閑話。然而他一邊說話，一邊却在那裏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舉動。等了半點多鐘，靜兒還儘在那裏同那男人說笑，他等得不耐煩起來，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的走了。自從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個月的光景，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裏去過。同靜兒絕交之後，他喝酒更加喝得厲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從前更加沈痛了。

“能互相勸慰的知心好友，我現在上那裏去找得出這樣的一個朋友呢！”

近來他於追悼亡妻之後，總要想到這一段結論上去。有時候他的亡妻的面貌，竟會同靜兒的混到一處來。同靜兒絕交之後，他覺得更加哀傷更加

孤寂了。

他身邊摸摸看，皮包裹的錢祇有五元餘了。他  
就想把這事作了口實，跑上靜兒的家裏去。一邊這  
樣的想，一邊他又想起“坦好直”(Tannhaeuser)  
裏邊的“盍縣罷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  
來。

“千古的詩人盍縣罷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  
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潔的心情來愛“愛利查陪  
脫。”

想到這裏，他就唱了兩句“坦好直”裏邊的唱  
句，說。

Dort ist sie; — 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So flieht fue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 tannhaeuser)

(你且去她的裙邊，去算清了你們的相思舊債!)(可憐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鏡裏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幾遍，他就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的家裏去的，古人能夠這樣的愛他的情人，我難道不能這樣的愛靜兒麼?”

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對了人家在那裏辯護他目下的行爲似的，其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却並沒有人在那裏責備他。

遲遲的走到靜兒家裏的時候，她們母女兩個，還剛纔起來。靜兒見了他，對他微微的笑了一臉，就問他說：

“你怎麼這許久不上我們家裏來?”

他心裏想說：

“你且問問你自家看罷!”

但是見了靜兒的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所以他只回答說：“我因為近來忙得非常。”

靜兒的母親聽了他這一句話之後，就佯瞋佯怒的問他說：

“忙得非常？靜兒的男人說近來你倒還時常上他家裏去喝酒去的呢。”

靜兒聽了她母親的話，好像有些難以為情的樣子，所以叫她母親說：

“媽媽！”

他看了這些情節，就追問靜兒的母親說：

“靜兒的男人是誰呀？”

“大學前面的那一家酒館的主人，你還不知道麼？”

他就回轉頭來對靜兒說：

“你們的婚期是什麼時候？恭喜你，希望你早



早生一個兒子，我們還要來吃喜酒哩。”

靜兒對他呆看了一忽，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停了一會，靜兒問他說，“你喝酒麼？”

他聽她的聲音，好像是在那裏顛簸似的。他也忽然覺得淒涼起來，一味悲酸，彷彿像暈船的人的嘔吐，從肚裏擠上了心來。他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了，祇能把頭點了幾點，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對靜兒看了一眼，靜兒也對他看了一眼，兩人的視線，同電光似的閃發了一下，靜兒就三腳兩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買下酒的菜去了。

靜兒回來了之後，她的母親就到廚下去做菜去，菜還沒有好，酒已經熱了。靜兒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總不敢抬起頭來看靜兒一眼，靜兒也不敢仰起頭來看他。靜兒也不言語，他也只默默的在那裏喝酒。兩人呆呆的坐了一會，靜兒的母親從廚下叫靜兒說：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罷！”

靜兒聽了這話，却兀的仍是不動。他不知不覺的偷看了一眼，靜兒好像是在那裏落淚的樣子。

他胡亂的喝了幾杯酒，吃了幾盤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來。外邊街上，人聲嘈雜得很。穿過了一條街，他就走到了一條清淨的路上。走了幾步，走上一處朝西的長坡的時候，看看太陽已經打斜了。遠遠的回轉頭來一看，植物園內的樹林的梢頭，都染成了一片絳黃的顏色。他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對了西邊平地綫上溶在太陽光裏的遠山，和遠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殘陽，都起了一種惜別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身，背負了夕陽的殘照，向東的走上長坡去了。

同在夢裏一樣，昏昏的走進了人學的正門之後，他忽聽見有人叫他說：

“Y君，你上那裏去！年底你住在東京麼？”

他仰起頭來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個同學。新剪的頭髮，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裏拿了一隻旅行的籐籠，他大約是預備回家去過年去的。他對他同學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說：

“是的，我什麼地方都不去，你回家去過年去麼？”

“對了，我是回家去的。”

“你看見你情人的時候，請你替我問問安罷。”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裏想你咧。”

“別取笑了，願你平安回去，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哈……”

他的同學走開之後，他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學園中，呆呆的立了許多時候，好像是瘋了似的。呆了一會，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邊却在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都回家去了。他們都是有家庭的人。

Oh! home! sweet home!”

他無頭無腦的走到了家裏，上了樓，在電燈底下坐了一會，他那昏亂的腦髓，把剛才在靜兒家裏聽見過的話又重新想了出來：

“不錯不錯，靜兒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裏了。”

他想了一會，就站了起來，把幾本舊書，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把那一包舊書拿到了學校前邊的一家舊書鋪裏。辦了一個天大的交涉，把幾個大天才的思想，僅僅換了九元餘錢，還有一本英文的詩文集，因為舊書鋪的主人，還價還得太賤了，所以他仍舊留着，沒有賣去。

得了九元餘錢，他心裏雖然在那裏替那些著書的天才抱不平，然而一邊却滿足得很。因為有了這九元餘錢，他就可以謀一晚的醉飽，並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達得到了。——就是用幾元錢去買

些禮物送給靜兒的這一件事情。

從舊書鋪走出來的時候，街上已經是黃昏的世界了，在一家賣給女子用的裝飾品的店裏，買了些麗綳(Ribbon) 犀簪同兩瓶紫羅蘭的香水，他就一直跑回到了靜兒的家裏。

靜兒不在家，她的母親只一個人在那裏烤火。見他又進來了，靜兒的母親好像有些在嫌惡他的樣子，所以就問他說：

“怎麼你又來了？”

“靜兒上那裏去了？”

“去洗澡去了。”

聽了這話，他就走近她的身邊去，把懷裏藏着的那些麗綳香水拿了出來，並且對她說

“這一些兒微物，請你替送我給靜兒，就算作了我送給她的嫁禮罷

靜兒的母親見了那些禮物，就滿臉裝起笑容

來說：

“多謝多謝，靜兒回來的時候，我再叫她來道謝罷。”

他看看天色已經晚了，就叫靜兒的母親再去替他燙一瓶酒，做幾盤菜來。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時候，靜兒回來了。靜兒見他又坐在那裏喝酒，不覺呆了一呆，就向他說：

“啊，你又……”

靜兒到廚下去轉了一轉，同她的母親說了幾句話，就回到他這裏來。他以為她是來道謝的，然而關於剛纔的禮物的話，她却一句也不說，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儘一杯一杯的只在那裏替他斟酒。到後來他拚命的叫她取酒的時候，靜兒就紅了兩眼，對他說：

“你不喝了罷，喝了這許多酒，難道還不夠麼？”

他聽了這話，更加痛飲起來了。他心裏的悲哀的情調，正不知從那裏說起纔好，他一邊好像是對了靜兒已經復了仇，一邊好像也是在那裏哀悼自家的樣子。

在靜兒的床上醉臥了許久，到了半夜後二點鐘的時候，他纔踉踉蹌蹌的跑出靜兒的家來。街上岑寂得很，遠近都洒滿了銀灰色的月光，四邊並無半點動靜，除了一聲兩聲的幽幽的犬吠聲之外，這廣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經死絕了的樣子。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他又忽然遇着了一個賣酒食的夜店。他摸摸身邊看，袋裏還有四五張五角錢的鈔票剩在那裏。在夜店裏他又重新飲了一個盞量。他覺得大地高天，和四周的房屋，都在那裏旋轉的樣子。倒前衝後的走了兩個鐘頭，他只見他的面前現出了一塊大大的空地來。月光的涼影，同各種物體的黑影，混作了一團，映到他的眼睛裏來。

“此地大約已經是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了罷。”

這樣的想了一想，神致清了一清，他的腦裏，又起了痙攣，他又不是現在的他了。幾天前的一場情景，又同電影似的，飛到了他的眼前。

天上飛滿了灰色的寒雲，北風緊得很。在落葉蕭蕭的樹影裏，他站在上野公園的精養軒的門口，在那裏接客。這一天是他們同鄉開會歡迎W氏的日期。在人來人往之中，他忽然看見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穿了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不忙不迫的走來赴會。他起初見她面的時候，不覺呆了一呆。等那女子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纔同夢裏醒轉來的人一樣，慌慌忙忙走上前去，對她說：

“你把帽子外套脫下來交給我罷。”

兩個鐘頭之後，歡迎會散了。那時候差不多已經有五點鐘的光景。出口的地方，取帽子外套的人，擠得厲害。他走下樓來的時候，見那女子還沒



穿外套，呆呆的立在門口。所以他就走上去問她說：

“你的外套去取了沒有？”

“還沒有。”

“你把那銅牌交給我，我替你去取罷。”

“謝謝。”

在蒼茫的夜色中，他見了她那一副細白的牙齒，覺得心裏爽快得非常。把她的外套帽子取來了之後，他就跑過後面去，替她把外套穿上了。她回轉頭來看了他一眼，就急急的從門口走了出去。他追上了一步，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忽，她那細長的影子，就在黑闇的中間消滅了。

想到這裏，他覺得她那纖軟的身體似乎剛在他面前擦過的樣子。

“請你等一等罷！”

這樣的叫了一聲，上前衝了幾步，他那又瘦又

長的身體，就橫倒在地上了。

月亮打斜了。女子醫學校前的空地上，又增了一個黑影。四邊靜寂得很。銀灰色的月光，洒滿了那一塊空地，把世界的物體都淨化了。

(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太陽依舊由東方昇了起來。太陽的光線，射到牛込區役所前的揭示場的時候，有一個區役所的老僕，拿了一張告示，正在貼上揭示場的板去。那一張告示說：

行路病者，

年齡約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長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黃，額骨頗高，髮長數寸，亂披額上，此外更無特徵。

衣黑色嗶嘰舊洋服一襲。衣袋中有 Ern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 →

冊，五角鈔票一張，白綾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S.S.等略字。身邊遺留有黑色軟帽一頂，脚穿黃色淺皮鞋，左右各已破損了。

病爲腦溢血。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時，在牛込若松町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之空地上發見，距死時約可四小時。因不知死者姓名住址，故爲代付火葬。

牛込區役所示

一九二〇年作

## 采石磯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 (一)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講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

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高跳，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壽春園西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害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去，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有時或對自家

嘻笑嘻嘻，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笏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為事務煩忙的緣故，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也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爲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沈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

頭就過去了。待他沈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誦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沈默之戒也就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為他是學使朱公最鐘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為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竟沒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

着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兩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嘍嘍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為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着，看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沈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為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麼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啜泣而不多說話。同她癡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年少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尙宿醒，啼鶯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逃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淚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煙，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鳥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說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榭記緜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曾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幄珊瑚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尙回首，此心如冰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柳傷思曼，別樣烟花惱牧之，莫把鶻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爲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湖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幔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泮，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爲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尚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擅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瘧，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豎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吟了一遍，走來走去的

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以壯壯自家的膽，二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巢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圍牆街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深練得怕人了。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篋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他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為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迴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圍門裏忽而走了

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雅存！你也還沒有睡麼？一直到現在在那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他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也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給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偽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

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癡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疾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



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雞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烏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也蕭索地自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擦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

鸛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棹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叉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烟，露華一白涼無邊，織雲微蕩  
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  
尋聲宛轉空臺榭，聲長聲短鷄續鳴，曙色冷光  
相激射。

###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就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填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

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在向着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却在晴空裏飛舞打鬧。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稻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

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地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來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躺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為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為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

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麼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噢，李太白的墳麼？就在青山的半腳。”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脚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

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腳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擔，鬮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腳，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為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是在和他們鬮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

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的低墳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看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沈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沈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墓草，他的模糊的淚眼，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遇，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淌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一忽兒的他覺得饑餓極了。

####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



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想完成了。

“束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卽今遺蹟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滯橋驢背客，（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

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窈石却在濟湘湄，我昔南行曾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游，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

兒生氣?”

“唉，仲則，我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文人的卑污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真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個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獎你我的話，就冷笑了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真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麼？”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

與他志同道合的了。並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殺個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並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真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清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稚存，稚存。”

“.....”

“稚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稚存，稚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回去呢？”

###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於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昨晚上和稚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為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稚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稚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

他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偷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去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真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僞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睡夢中哭醒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譫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

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笏河，但因為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真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幫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



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黯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的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似的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差不多要化作成一個的樣子。

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一

刻一刻的強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戴東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尋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笥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逖擬鑿坯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真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柴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便託浮生，馬因識路

真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長鋏依人遊未已，  
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  
以後情。

焉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曾不若人，文倘有光  
真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啖猶能活，  
尚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  
付靈均。

似綺年華指一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  
心成石，九死空嘗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  
登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  
一釣竿。

###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  
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的長江，映着  
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

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筠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之日。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高賓，或站在三台閣上，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都想來看看朱公藥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爲遊人佔領了去。

黃仲則當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袷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癯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

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笏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笏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笏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笏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掃了幾掃，就模模糊糊

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笥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主。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原书空白页

## 還 鄉 記

### (一)

大約是午前四五點鐘的樣子，我的過敏的神經忽而顫動了起來。張開了半隻眼，從枕上舉起非常沈重的頭，半醒半覺的向窗外一望，我只見一層灰白色的雲叢，密布在微明的空際，房裏的角上桌下，還有些闇夜的黑影流蕩着，滿屋沈沈，只充滿了睡聲，窗外也沒有羣動的聲息。



“還早哩！”

我的半年來睡眠不足的昏亂的腦經，這樣的忖度了一下，我的有些昏痛的頭顱仍復投上了草枕，睡着了。

第二次醒來，急急的跳出了床，跑到窗前去看跑馬廳的大自鳴鐘的時候，我的心裏忽而起了一陣狂跳。我的模糊的睡眼，雖看不清那大自鳴鐘的時刻，然而我的第六官却已感得了時間的遲暮，八點鐘的快車大約總趕不到了。

天氣不晴也不雨，天上祇浮滿了些不透明的白雲，黃梅時節將過的時候，像這樣的天氣原是很多的。

我一邊跑下樓去忽忽的梳洗，一邊催聽差的起來，問他是什麼時候。因為我的一個鑲金的鋼表，在東京換了酒吃，一個新買的愛而近，去年在北京又被人偷了去，所以現在我祇落得和桃花源

裏的鄉老一樣，要知道時刻，只能問問外來的捕魚者“今是何世？”

聽說是七點三刻了，我忽而啣了牙刷，莫明其妙的跑上樓跑下樓的跑了幾次，不消說心中是在懊惱的。忙亂了一陣，後來又仔細想了一想，覺得終究是趕不上八點的早車了，我的心倒漸漸地平靜了下去。慢慢的洗完了臉，換了衣服，我就叫聽差的去雇了一乘人力車來送我上火車站去。

我的故鄉在富春山中，正當清冷的錢塘江的曲處。車到杭州，還要在清流的江上坐兩點鐘的輪船。這輪船有午前午後兩班，午前八點，午後二點，各有一隻同小孩的玩具似的輪船由江干開往桐廬去的。若在上海乘早車動身，則午後四五點鐘，當午睡初醒的時候，我便可到家，與閨中的兒女相見，但是今天已經是不行了。

不能即日回家，我就不得不在杭州過夜，但是

羞澀的阮囊，連買半觔黃酒的餘錢也沒有的我的境遇，教我那裏能忍此奢侈。我心裏又發起惱來了。可惡的我的朋友，你們既知道我今天早晨要走，昨夜就不該談到這樣的時候纔回去的。可惡的是我自己，我已決定於今天早晨走，就不該拉住了他們談那些無聊的閑話的。這些也不知是從那裏來的話？這些話也不知有什麼興趣？但是我們幾個人愁眉蹙額的聚會的時候，起先總是默默，後來一句兩句，話題一開，便倦也忘了，愁也丟了，眼睛就放起怖人的光來，有時高笑，有時痛哭，講來講去，去歲今年，總還是這幾句話：

“世界真是奇怪，像這樣輕薄的人，也居然能成中國的偶像的。”

“正唯其輕薄，所以能享盛名。”

“他的著作是什麼東西呀！連抄人家的著書還要抄錯！”

“唉唉!”

“還有××呢!比××更卑鄙,更不通,而他享的名譽反而更大!”

“今天在車上看見的那個猶太女子真好哩!”

“她的屁股正大得愛人。”

“她的臂膊!”

“啊啊!”

“恩斯來的那本彭思生里參拜記,你唸到什麼地方了?”

“三個東部的野人,

三個方正的男子,

他們起了崇高的心願,

想去看什,瀉,奧夫,歐耳。”

“你真記得牢!”

像這樣的毫無系統,漫無頭緒的談話,我們不談則已,一談起頭,非要談到傀儡消盡,悲潰洩完

的時候不止。唉，可憐的有識無產者，這些清談，這些不平，與你們的脆弱的身體，高抗的精神，究有何補？罷了罷了，還是回頭到正路上去，理點生產罷！

昨天晚上有幾位朋友，也在我這裏，談了這些樣的閑話，我入睡遲了，所以弄得今天趕車不及，不得不在西子湖邊，住宿一宵，我坐在人力車上，孤冷冷的看着上海的清淡的早市，心裏只在怨恨朋友，要使我多破費幾個旅費。

## (二)

人力車到了北站，站上人物蕭條。大約是正在快車開出之後，慢車未發之先，所以現出了這沈靜的狀態。我得了閑空，心裏倒生出了一點餘裕來，就在北站構內，閒走了一回。因為我此番歸去，本來想去看看故鄉的景狀能不能容我這零餘者回家

高臥的，所以我所帶的，只有兩袖清風，一隻空袋，和填在鞋底裏的幾張鈔票——這是我的脾氣，有錢的時候，老把牠們填在鞋子底裏。一則可以防止扒手，二則因為我受足了金錢的迫害，借此也可以滿足滿足我對金錢復仇的心思，有時候我真有用全身氣力，拚死蹂躪牠們的舉動——而已，身邊沒有行李，在車站上跑來跑去是非常自由的。

天上的同棉花似的浮雲，一塊一塊的消散開來，有幾處竟現出青蒼的笑靨來了。灰黃無力的陽光，也有幾處看得出來。雖有霏激的海風，一陣陣夾了灰土煤烟，吹到這灰色的車站中間，但是伏天的暑熱，已悄悄的在人的腋下腰間送信來了。“啊！三伏的暑熱，你們不要來纏擾我這消瘦的行路病者！你們且上富家的深閨裏去，鑽到那些豐肥紅白的腿間乳下去，把她們的香液蒸發些出來罷！我只有這一件半舊的夏布長衫，若被汗水流污了，明

天就沒得更換的呀！”這是我想對暑熱央告的話頭。

在車站上踏來踏去的走了幾遍，站上的行人，漸漸的多起來了。男的女的，行者送者，面上都堆着滿盼希望的形容，在那裏左旋右轉。但是我——單只是我一個人——也無朋友親戚來送我的行，更無愛人女弟，來作我的伴，我的脆弱的心中，又無端的起了萬千的哀感：

“論才論貌，在中國的二萬萬男子中間，我也不一定說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會變成這樣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麼罪來？我生在什麼星的底下？我難道真沒有享受快樂的資格的麼？”

我不能信的，我不能信的。”

這樣的一想，我就跑上車站的旁邊入口處去，好像是看見了我認識的一位美妙的女郎來送我回

家的樣子。我走到門口，果真見了幾個穿時樣的白衣裙的女子，剛從人力車下來。其中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戴白色運動軟帽的女學生，手裏提了三個很重的小皮篋，走近了我的身邊。我不知不覺的伸出了一隻手去，想爲她代拿一個皮篋，她站住了腳，放開了黑晶晶的兩隻大眼，很詫異的對我看了一眼。

“啊啊！我錯了，我昏了，好妹妹，請你不要動怒，我不是壞人，我不是車站上的小竊，不過我的想像力太強，我把你當作了我的想像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恕我恕我，對不起，對不起，你的兩眼的責罰，是我所甘受的，你即用了你柔軟的小手，批我一頰，我也是甘受的，我錯了，我昏了。”

我被她的兩眼一看，就同將睡的人受了電擊一樣，立時漲紅了臉，發出了一身冷汗，心裏這樣



的作了一遍謝罪之辭，縮回了手，低下了頭，就忽忽的逃走了。

啊啊！這不是衣錦的還鄉，這不是羅皮康(Rubicon)的南渡，有誰來送我的行，有誰來作我的伴呢！我的空想也未免太不自量了，我避開了那個女學生，逃到了車站大門口的邊上人叢中躲藏的時候，心裏還在跳躍不住。凝神併氣的立了一會，向四邊偷看了幾眼，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籠罩上了我的全身，我就不得不把我的夏布長衫的小襟拖上面去了。

### (三)

“已經是八點四十五分了。我在這裏躲藏也躲藏不過去的，索性快點去買一張票來上車去罷！但是不行不行，兩邊買票的人這樣的多，也許她是在內的，我還是上口頭的那近大門

的窗口去買罷！這裏買票的人正少得很呀！”

這樣的打定了主意，我就東探西望的走上那玻璃窗口，去買了一張車票。伏倒了頭，氣喘吁吁的跑進了月台，我方曉得剛纔買的是一張二等票，想想我腳下的餘錢，又想想今晚在杭州不得不付的膳宿費，我心裏忽而清了一清。經濟與戀愛是不能兩立的，剛纔那女學生的事情，也漸漸的被我忘了。

浙江雖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是浙江的知識階級的腐敗，一班教育家政治家對軍人的諂媚與對平民的壓制，以及小政客的婢妾的行爲，無厭的貪婪，平時想起就要使我作嘔。所以我每次回浙江去，總抱了一腔羞嫌的惡懍，障扇而過杭州，不願在西子湖頭作半日的勾留。只有這一回，到了山窮水盡，我委委頹頹的逃返家中，却只好仍到我所嫌惡的故土去求一個息壤！投林的倦鳥，返壑的衰

狐，當沒有我這樣的慄栗落胆的。啊啊！浪子的還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責備我就對了，那裏還有批評故鄉，憎嫌故鄉的心思，我一想到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竟又不覺泫泫的落下淚來了。

我孤伶仃的坐在車裏，看看外面月台上跑來跑去的旅人，和穿黃色制服的挑夫，覺得模糊零亂，他們與我的中間，有一道冰山隔住的樣子。一面看看車站附近各工廠的高高的烟囱，又覺得我的頭上身邊，都被一層灰色的烟霧包圍在那裏。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把車窗打開來看梅雨晴時的空際。天上雖還不能說是晴朗，但一斛晴雲，和幾道光線，却在那裏安慰旅人說：

“雨是不會下了，晴不晴開來，却看你們的運氣罷！”

不多一忽，火車慢慢兒的開了。北站附近的貧民窟，同墳墓似的江北人的船室，污泥的水灘，晒

在坍塌的晒臺上的女人的小衣，穢布，勞動者的破爛的衣衫等，一幅一幅的呈到我的眼前來，好像是老天故意把人生的疾苦，編成了這一部有系統的紀錄，來安慰我的樣子。

啊啊，載人離別的你這怪獸！你不終不息的前進，不休不止的前進罷！你且把我的身體，搬到世界盡處去，搬入虛無之境去，一生一世，不要停止，儘是行行，行到世界萬物都化作青烟，你我的存在都變成烏有的時候，那我就感激你不盡了。

由現代的物質文明產生出來的貧苦之景，漸漸的被大自然掩蓋了下去，貧民窟過了，大都會附近之小鎮(Vorstadt)過了，路線的兩岸，只剩了平綠的田疇，美麗的別業，潔淨的野路，和壯健的農夫。在這調和的盛夏的野景中間，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那一乘黃色人力車夫，也帶有些浪漫的色彩的。他好像是童話裏的人物，並不是因為衣食的原因，

却是爲了自家的快樂，拉了車在那裏行走的樣子。若要在這大自然的微笑中間，指出一件令人不快的事物來，那就是野草中間橫躺着的棺塚了。窮人的享樂，只有陶醉在大自然懷裏的一剎那。在這一剎那中間，他能把現實的痛苦，忘記得乾乾淨淨，與悠久的天空，廣漠的大地，化而爲一。這是何等的殘虐，何等的惡毒呢！當這樣的地方，這樣的時候，把人生的運命，赤裸裸的指給他看！

我是主張把中國的墳塚，把野外的枯骨，都掘起來付之一炬，或投入汪洋的大海裏去的。

#### (四)

過了徐家匯，梵王渡，火車一程一程的進去，車窗外的綠色也一程一程的濃潤起來，啊啊，我自失業以來，同虱子蚊蟲，蟄居在上海的自由牢獄裏，已經有半年多了。我想不到野外的自然，竟長

得如此的清新，郊原的空氣，會釀得如此的爽健的。啊啊，自然呀，大地呀，生生不息的萬物呀，我錯了，我不應該離開了你們，到那穢濁的人海中間去覓食去的。

車過了莘莊，天完全變晴了。兩旁的綠樹枝頭，蟬聲猶如雨降。我側耳聽聽，回想我少年時的景象不置。悠悠的碧落，只留着幾條雲影，在空中作霓裳的雅舞。一道陽光，偏洒在濃綠的樹葉，勻稱的稻秧，和柔軟的青草上面。被黃梅雨盛滿的小溪，奇形的野橋，水車的茅亭，高低的土堆，與紅牆的古廟，潔淨的農場，一幅一幅同電影似的儘在那裏更換。我以車窗作了鏡框，把這些天然的圖畫看得迷醉了，直等火車到松江停住的時候止，我的眼睛竟瞬息也沒有移動。唉，良辰美景奈何天，我在這樣的大自然裏怕已沒有生存的資格了罷，因為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現代的文明撒下了毒

藥，惡化成砒，我那裏還有執了耩耩，去和農夫耕作的能耐呢！

正直的農夫吓，你們是世界的養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願為你們作牛作馬，代你們的勞，你們能分一杯麥飯給我麼？

車過了松江，風景又添了一味和平的景色。彎了背在田裏工作的農夫，草原上散放着的羊羣，平橋淺渚，野寺村場，都好像在那裏作會心的微笑。火車飛過一處鄉村的時候，一家泥牆草舍裏忽有幾聲鷄唱的聲響，傳了出來。草舍的門口有一個赤膊的農夫，吸着烟站在那裏對火車呆看。我看了這些純樸的村景，就不知不覺的叫了起來：

“啊啊！這和平的村落，這和平的村落，我幾年不與你相接了。”

大約是叫得太響了，我的前後的同車者，都對我放起驚異的眼光來。幸而這是慢車，坐二等車的人不

多，否則我只能半途跳下車去，去躲避這一次的羞恥了。我被他們看得不耐煩，並且肚裏也覺得有些餓了，用手向鞋底裏摸了一摸，遲疑了一會，便叫過茶房來，命他爲我搬一客番菜來吃。我動身的時候，腳底下只藏着兩張鈔票。火車票買後，左腳下的一張鈔票已變成了一塊多的找頭，依理而論是不該在車上大吃的。然而愈有錢愈想節省，愈貧窮愈要瞎化，是一般心理，我此時也起了自暴自棄的念頭：

“橫豎是不夠的，節省這幾個錢，有什麼意思，還是吃罷！”

一個慾望滿足了的時候，第二個慾望馬上要起來的，我喝了湯，吃了塊麵包之後，喉嚨覺得乾渴起來了，便又起了一種自暴自棄的念頭，率性叫茶房把啤酒汽水拿了兩瓶來。啊啊，危險危險，我右腳下的一張鈔票，已有半張要被茶房撕去



了。

一邊飲食，一邊我仍在賞玩窗外的水光雲影。在幾個小車站上停了幾次，轟轟的過了幾處鐵橋，等我中餐吃完的時候，火車已經過了嘉興驛了。吃了個飽滿，並且帶了三分醉意，我心裏雖時時想到今晚在杭州的膳宿費，和明天上富陽去的輪船票，不免有些憂鬱，但是以全體的氣慨講來，這時候我却是非常快樂，非常滿足的：

“人生是現在一刻的連續，現在能夠滿足，不就好了麼？一刻之後的事情，又何必去想牠，明天明年的事情，更可丟在腦後了。一刻之後，誰能保得火車不出軌！誰能保得我不死？罷了罷了，我是滿足得很！哈哈……”

我心裏這樣的很滿足的在那裏想，我的腳就慢慢的走上車後的眺望台去。因為我坐的這掛車是最後的一掛，所以站在眺望台上，既可細看野景

又可聽聽鳴蟬，接受些天風。我站在台上，一手捏住鐵欄，一手用了半枝火柴在剔牙齒。涼風一陣陣的吹來，野景一幅幅的過去，我真覺得太幸福了。

#### (五)

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時間，總不能長久。一時覺得非常滿足之後，其後必有絕大的悲懷相繼而起。我站在車臺上，正在快樂的時候，忽而在萬綠叢中看見了一幅美滿的家庭團敘之圖，一個年約三十一二壯健的農夫，兩手擎了一個週歲的小孩，在桑樹影下笑樂。一個穿青布衫的與農夫年紀相仿的農婦，笑微微的站在旁邊守着他們。在他們上面晒着的陽光樹影，更把他們的美滿的意情表現得分外明顯。地上擺着一隻飯碗，一瓶茶，幾隻菜飯碗，這一定是那農婦送來饗她男人的田頭食品。啊啊，

桑間陌上，夫唱婦隨，更有你兩個愛情的結晶，在中間作姻緣的締帶，你們是何等幸福呀！然而我呢！啊啊我啊？我是一個有妻不能愛，有子不能撫的無能力者，在人生戰鬥場上的慘敗者，現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啊！農夫吓農夫，願你與你的女人和好終身，願你的小孩聰明強健，願你的田穀豐多，願你幸福！你們的災殃，你們的不幸，全交給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惱，悲哀，患難，索性由我一人負擔了去罷！

我心裏雖這樣的在替他們祝福，我的眼淚却連連續續的落了下來。半年以來，因為失業的原因，在上海流離的苦處，我想起來了。三個月前頭，我的女人和小孩，孤苦零仃的由這條鐵路上經過，蕭蕭索索的回家去的情狀，我也想出來了。啊啊，農家夫婦的幸福，讀書階級的飄零！我女人經過的悲哀的足跡，現在更由我在一步步的踐踏過去！

若是有情，怎得不哭呢！

四圍的景色，忽而變了，一刻前那樣豐潤華麗的自然的美景，都好像在那裏嘲笑我的樣子：

“你回來了麼？你在外國住了十幾年，學了些什麼回來？你的能力怎麼不拿些出來讓我們看看？現在你有養老婆兒子的本領麼？哈哈！你讀書學術，到頭來還是歸到鄉間去嚙你祖宗的積聚！”

我俯首看看飛行的車輪，看看車輪下的兩條白閃閃的鐵軌和枕木卵石，忽而感得了一種強烈的死的誘惑。我的兩腳抖了起來，踉蹌前進了幾步，又呆呆的俯視了一忽，兩手捏住了鐵欄，我閉着眼睛，咬緊牙齒，在脚尖上用了一道死力，便把身體輕輕的抬跳起來了。

(六)

啊啊，死的勝利吓！我當時若志氣堅強一點，早就脫離了這煩惱悲苦的世界，此刻好坐在天神 Beatrice 的脚下拈花作微笑了。但是我那一跳，氣力沒有用足。我打開眼睛來看時，大地高天，稻田草地，依舊在火車的四周馳騁，車輪的輾聲，依舊在我的耳裏雷鳴，我的身體却坐在欄杆的上面，絕似病了的鸚鵡，被鎖住在鐵條上待斃的樣子。我看看兩旁的美景，覺得半點鐘以前的稱頌自然美的心境，怎麼也回復不過來。我以淚眼與硤石的靈山相對，覺得硤西公園後石山上在太陽光下遊玩的幾個男女青年，都是擠我出世界外去的魔鬼。車到了臨平，我再也不能細嘗那荷花世界柳絲鄉的風味。我只覺得青翠的臨平山，將要變成我的埋骨之鄉。笕橋過了，長山門過了。靈秀的寶叔山，奇兀的北高峯，清泰門外貫流着的清淺的溪流，溪流上搖映着的蕭疏的楊柳，野田中交叉的窄路，窄路上的

行人，前朝的最大遺物，參差婉繞的城牆，都不能喚起我的興致來。車到了杭州城站，我祇同死刑囚上刑場似的下了月台。一出站內，在青天皎日的底下，看看我兒時所習見的紅牆旅舍，酒館茶樓，和年輕氣銳的生長在都會中的妙年人士，我心裏只是怦怦的亂跳，仰不起頭來。這種幻滅的心理，若硬要把牠寫出來的時候，我只好用一個譬喻。譬如當青春的年少，我遇着了一位絕世的佳人，她對我本是初戀，我對她也是第一次的破題兒。兩人相攜相挽，同睡同行，春花秋月的過了幾十個良宵。後來我的金錢用盡，女人也另外有了心愛的人兒，她就學了樊素，同春去了。我只得和悲哀孤獨，貧困惱羞，結成伴侶。幾年在各地流浪之餘，我年紀也大了，身體也衰了，披了一身破襤的衣服，仍復回到當時我兩人並肩攜手的故地來。山川草木，星月雲霓，仍不改其美觀。我獨坐湖濱，正在臨流自吊

的時候，忽在水面看見了那棄我而去的她的影像。她容貌同幾年前一樣的嬌柔，衣服同幾年前一樣的華麗，項下掛着的一串珍珠，比從前更加添了一層光彩，額上戴着的一圈瑪瑙，比曩時更紅豔得多了。且更有難堪者，回頭來一看，看見了一位文秀閒雅的美少年，站在她的背後，用了兩手在那裏摸弄她的腰背。

啊啊！這一種譬喻，值得什麼？我當時一下車站，對杭州的天地感得的那一種羞慚懷喪，若以言語可以形容的時候，我當時的夏布衫袖，就不會被淚汗溼透了，因為說得出譬喻得出的悲懷，還不是世上最傷心的事情呀。我慢慢俯了首，離開了剛下車的人羣與爭攬客人的車夫和旅館的招待者，獨行蹣跚的進了一家旅館，我的心裏好像有千斤重的一塊鉛石錘在那裏的樣子。

開了一個單房間，洗了一個手臉，茶房便拿了

一張紙來，要我填寫姓名年歲籍貫職業。我對他呆呆的看了一忽，他好像是疑我不曾出過門，不懂這規矩的樣子，所以又仔仔細細的解說了一遍。啊啊，我那裏是不懂規矩，我實在是沒有寫的勇氣，我的無名的姓氏，我的故鄉的籍貫，我的職業！啊啊！叫我寫出什麼來？

被他催迫不過，我就提起筆來寫了一個假名，填上了異鄉人的三字，在職業欄下寫了一個無字。不知不覺我的眼淚竟撲嗒撲嗒的滴了兩滴在那張紙上。茶房也看得奇怪，向紙上看了一看，又問我說：

“先生府上是那裏，請你寫上了罷，職業也要寫的。”

我沒有方法，就把異鄉人三字圈了，寫上朝鮮兩字，在職業之下也圈了一圈，填了“浮浪”兩字進去。茶房出去之後，我就關上了房門，倒在床上盡



情的暗泣起來了。

(七)

伏在床上暗泣了一陣，半日來旅行的疲倦，征服了我的心身。在朦朧半覺的中間，我聽見了咯咯的叩門聲。糊糊塗塗的起來開了門，我看見祖母，不言不語的站在門外。天色好像晚了，房裏只是灰黑的辨不清方向。但是奇怪得很，在這灰黑的空氣裏，祖母面上的表情，我却看得清清楚楚。這表情不是悲哀，當然也不是愉樂，只是一種壓人的莊嚴的沈默。我們默默的對坐了幾分鐘，她纔移動了她那綉紋很多的嘴說：

“達！你太難了，你何以要這樣的孤潔呢！你看窗外看！”

我向她指着的方向一望，只見窗下街上黑闇嘈雜的人叢裏有兩個大火把在那裏燃燒，再仔細

一看，火把中間坐着一位木偶。但是奇極怪極，這木偶的面貌，竟完全與我的一個朋友的面貌一樣。依這情景看來，大約是賽會了，我回轉頭來正想和祖母說話，房內的電燈拍的響了一聲，放起光來了，茶房站在我的床前，問我晚飯如何？我只呆呆的不答，因為祖母是今年二月裏剛死的，我正在追想夢裏的音容，那裏還有心思回茶房的話哩？

這茶房走了，我洗了一個面，就默默的走出旅館來。夕陽的殘照，在路旁的層樓屋脊上還看得出來。店頭的燈火，也星星的上。日暮的空氣，帶着微涼，拂上面來。我在羊市街頭走了幾轉，穿過車站的庭前，踏上清泰門前的草地上去。沈靜的這杭州故郡，自我去國以來，也受了不少的文明的侵害，各處的舊跡，一天一天被拆毀了。我走到清泰門前，就起了一種懷古之情，走上將拆而猶在的城樓上去。城外一帶楊柳桑樹上的鳴蟬，叫得可憐。牠

們的哀吟，一聲聲沁入了我的心脾，我如同海上的浮屍，把我的情感，全部付託了蟬聲，儘做夢似的站在叢殘的城牒上看那西北的浮雲和暮天的急情，一種淡淡的悲哀，把我的全身溶化了。這時候若有幾聲古寺的鐘聲，噹噹的一下一下，或緩或徐的飛傳過來，怕我就要不自覺的從城牆上跳入城壕，把我靈魂和入晚烟之中，去籠罩着這故都的城市。然而南屏還遠，Curfew 今晚上是不會鳴了。我獨自一個冷清清地立了許久，看西天祇剩了一線紅雲，把日暮的悲哀嘗了個飽滿，纔慢慢地走下城來。這時候天已黑了，我下城來在路上的亂石上鉤了幾腳，心裏倒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恐怖。我想想白天在火車上謀自殺的心思和此時的恐怖心一比，就不覺微笑了起來，啊啊，自負爲靈長的兩足動物喲，你的感情思想，原只是矛盾的連續呀！說什麼理性？講什麼哲學？

走下了城，踏上清冷的長街，暮色已經瀰漫在市上了。各家的稀淡的燈光，比數刻前增加了一倍勢力。清泰門直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一個一個從散射在街上的電燈光裏閃過，現出一種日暮的情調來。天氣雖還不會大熱，然而有幾家却早把小椅子擺在門前，露天的在那裏吃晚飯了。我真成了一個孤獨的異鄉人，光了兩眼，儘在這日暮的長街上行行前進。

我在杭州並非沒有朋友，但是他們或當科長，或任參謀，現在正是非常得意的時候，我若飄然去會，怕我自家的心裏比他們見我之後憎嫌我的心思更要難受。我在滬上，半年來已經飽受了這種冷眼，到了現在，萬一家裏容我，便可回家永住，萬一情狀不佳，使擬自決的時候，我再也犯不着去討這些沒趣了。我一邊默想，一邊看看兩旁的店家在電燈下圍桌晚飯的景象，不知不覺兩脚便走入了石

牌樓的某中學所在的地方。啊啊，桑田滄海的杭州，旗幟改變了，湖濱添了些邪惡的中西人的別墅，但是這一條街，只有這一條街，依舊清清冷冷，和十幾年前我初到杭州考中學的時候一樣。物質文明的幸福，些微也享受不着，現代經濟組織的流毒，却受得很多的我，到了這條黑暗的街上，好像是已經回到了故鄉的樣子，心裏忽感得了一種安泰，大約是興致來了，我就踏進了一家巷口的小酒店裏去買醉去。

#### (八)

在灰黑的電燈底下，面朝了街心，靠着一張粗黑的棹子，生下喝了幾不高粱，我終覺得醉不成功。我的頭腦，愈喝酒愈加明晰，對於我現在的境遇反而愈加自覺起來了。我放下酒杯，兩手托着了額，呆呆的向灰闇的空中凝視了一會，忽而有一種

沈鬱的哀音夾在黑暗的空氣裏，漸漸的從遠處傳了過來。這哀音有使人一步一步在感情中沈沒下去的魔力，這本來也就是中國管絃樂的特色。過了幾分鐘，這哀音的發動者漸漸的走近我的身邊，我纔辨出了一種胡琴與研擊磁器的諧音來。啊啊！你們原來是流浪的音樂家，在這半開化的杭州城裏想賣藝糊口的可憐虫！

他們二三人的瘦長的身影，和後面跟着看的幾個小孩，在酒館前頭掠過了。那一種淒楚的諧音，也一步一步的幽咽了，聽不見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絕大的渴念，想追上他們，去飽嘗一回哀音的美味。付清了酒賬，我就走出店來，在黑暗中追趕上去。但是他們的幾個人，不知走上了什麼方向，我拚死的追尋，終究尋他們不着。唉，這曇花的一現，難道是我的幻覺麼？難道是上帝顯示給我的未來的預言麼？但是那悠揚沈鬱的弦音和磁盤研

擊的聲響，却還繚繞在我的心中。我在行人稀少的黑闇的街上東奔西走的追尋了一會，沒有方法，就只好從豐樂橋直街走到了西湖的邊上。

湖上沒有月華，湖濱的幾家茶樓旅館，也只有幾點清冷的電燈，在那裏放淡薄的微光，寬闊的馬路上，行人也寥落得很。我橫過了湖塍馬路，在湖邊上立了許久。湖的三面，只有沈沈的山影，山腰山脚的別莊裏，有幾點微明的燈火，要靜看才看得出來。幾顆淡淡的星光，倒映在湖裏，微風吹來，湖裏起了幾聲豁豁的浪聲。四邊靜極了。我把一枝吸盡的紙烟頭丟入湖裏，啾的響了一聲，紙烟的火就熄了。我被這一種靜寂的空氣壓迫不過，就放大了喉嚨，對湖心噢噢的發了一聲長嘯，我的胸中覺得舒暢了許多。沿湖的向西走了一段，我忽在樹蔭下椅子上，發見了一對青年的男女。他和她的態度太無忌憚了，我心裏忽起了一種不快之感，把剛纔長

嘯之後的暢懷消盡了。

啊啊！青年的男女嘯！享受青春，原是你們的特權，也是我平時的主張。但是但是你們在不幸的孤獨者前頭，總應該謙遜一點，方能完全你們的愛情的美處。你們且牢牢記着罷！對了貧兒，切不要把你們的珍珠寶物顯給他看，因為貧兒看了，愈要覺得他自家的貧困的呀！

我從人家睡盡的街上，走回城站附近的旅館裏來的時候，已經是深夜了。解衣上床，躺了一會，終覺得睡不着。我就點上一枝紙烟，一邊吸着，一邊在看帳頂。在沈悶的旅舍夜半的空氣裏，我忽而聽見了一陣清脆的女人聲音，和門外的茶房，在那裏說話。

“來哉來哉！噢嘯，等得諾（你）半業（日）塔哉！”

這是輕佻的茶房的聲音。



“是那一位叫的?”

啊啊!這一定是土娼了!

“仰(念)三號裏!”

“你同我去呵!”

“噢啲,根(今)朝諾(你)個(的)面孔真白嚟!”

茶房領了她從我門口走過,開入到間壁的念三號房裏去。

“好哉,好哉!活菩薩來哉!”

茶房領到之後,就關上門走下樓去了。

“請坐。”

“不要客氣!先生府上是那裏?”

“阿拉(我)甯波。”

“是到杭州來耍子的麼?”

“來宵(燒)香個。”

“一個人麼?”

‘阿拉邑個甯(人)京(今)教(朝)體(天)氣軋

業(熱),查拉(爲什麼)勿赤膊?”

“舍話語!”

“諾(你)勿脫,阿拉要不(替)諾脫哉。”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

“回、還)樸(怕)倒霉索啦?”

“不要動手,不要動手!我自家來解罷。”

“阿拉要摸一摸!”

吃吃的竊笑聲,床壁的震動聲。

啊啊!本來是神經衰弱的我,即在極安靜的地方,尙且有時睡不着覺,那裏還經得起這樣淫蕩的吵鬧呢!北京的浙江大老諸君呀,聽說杭州有人倡設公娼的時候,你們竭力的反對,你們難道還不曉得你們的子女姊妹在幹這種營業,而在擾亂及貧苦的旅人的麼?盤踞在當道,只知敲剝百姓的浙江的長官呀!你們若只知聚斂,不知濟貧,怕你們的妻妾,也要爲快樂的原因,學她們的妙技了。唉唉!

邑有流亡愧俸錢，你們曾聽人說過這句詩否！

(九)

我睡在床上，被間壁的淫聲挑撥得不能合眼，沒有方法，只得起來上街去閒步。這時候大約是後半夜的一二點鐘的樣子，上海的夜車已到着，羊市街福緣巷的旅店，都已關門睡了。街上除了幾乘散亂停住的人力車外，只有幾個敝衣凶貌的罪惡的子孫在灰色的空氣裏闊步。我一邊走一邊想起了留學時代在異國的首都裏每晚每晚的夜行，把當時的情狀與現在在這中國的死滅的都會裏這樣的流離的狀態一對照，覺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已成了過去的雲烟，現在的我和將來的我只剩得極微細的一些兒現實味，我覺得自家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幽靈了。我用手向身上摸了一摸，覺得指頭觸着了一種極粗的夏布材料，又向臉

上用了力摘了一把，神經感得了一種痛苦。

“還好還好，我還活在這裏，我還不是幽靈，我還有知覺哩！”

這樣的一想，我立時把一刻前的思想打消，却好脚也正走到了拐角頭的一家飯館前了。在四鄰已經睡寂的這深更夜半，只有這一家店同睡相不好的人的嘴似的空空洞洞的還開在那裏。我晚上不曾吃過什麼，一見了這家店裏的鍋子爐灶，便覺得饑餓起來，所以就馬上踏了進去。

喝了半斤黃酒，吃了一碗麵，到付錢的時候，我又痛悔起來了。我從上海出發的時候，本來只有五元錢的兩張鈔票。坐二等車已經是不該的了，況又在車上大吃了一場。此時除付過了酒麵錢外，只剩得一元幾角餘錢，明天付過旅館宿費，付過早飯賬，付過從城站到江干的黃包車錢，那裏還有錢購買輪船票呢？我急得沒有方法，就在靜寂黑暗的街

巷裏亂跑了一陣，我的身體，不知不覺又被兩腳搬到了西湖邊上。湖上的靜默的空氣，比前半夜，更增加了一層神祕的嚴肅。遊戲場也已經散了，馬路上除了拐角頭邊上的沒有看見車夫的幾乘人力車外，生動的物事一個也沒有。我走上了環湖馬路，在一家往時也曾投宿過的大旅館的窗下立了許久。看看四邊沒有人影，我心裏忽然來了一種惡魔的誘惑。

“破窗進去罷，去撮取幾個錢來罷！”

我用了心裏的手，把那扇半掩的窗門輕輕地推開，把窗門外的鐵杆，細心地拆去了二三枝，從牆上一踏，我就進了那間屋子。我的心眼，看見床前白帳子下擺着一雙白花緞的女鞋，衣架上掛着一件纖巧的白華絲紗衫，和一條黑紗裙。我把洗面臺的抽斗輕輕抽開，裏邊在一個小小兒的粉盒和一把白象牙骨摺扇的旁邊，橫躺着一個沿口有光亮

的鑽珠綻着的女人用的口袋。我向床上看了幾次，便把那口袋拿了，走到窗前，心裏起了一種憐惜羞悔的心思，又走回去，把口袋放歸原處。站了一忽，看看那狹長的女鞋，心裏忽又起了一種異想，就伏倒去把一隻鞋子拿在手裏。我把這女鞋聞了一回，玩了一回，最後又起了一種慘忍的決心，索性把口袋鞋子一齊拿了，跳出窗來。我幻想到了這裏，忽而回復了我的意識，面上就立時變得緋紅，額上也鑽出了許多珠汗。我眼睛眩暈了一陣，我就急急的跑回城站的旅館來了。

### (十)

奔回到旅館裏，打開了門，在床上靜靜的躺了一忽，我的興奮，漸漸地鎮靜了下去。間壁的兩位幸福者也好像各已倦了，只有幾聲短促的鼾聲和時時從半睡狀態裏漏出來的一聲二聲的低幽的夢

話，擊動我的耳膜。我經了這一番心裏的冒險，神經也已倦竭，不多一會，兩隻眼眼皮就也沈沈的蓋下來了。

一睡醒來，我沒有下床，便放大了喉嚨，高叫茶房，問他是什麼時候。

“十點鐘哉，鮮散(先生)!”

啊啊!我記得接到我祖母的病電的時候，心裏還沒有聽見這一句回話時的惱亂!即趁早班輪船回去，我的經濟，已難應付，那裏還禁得在杭州再留半日呢?況且下午二點鐘開的輪船是快班，價錢比早班要貴一倍。我沒有方法，把脚在床上蹬踢了一回，只得悻悻地起來洗面。用了許多憤激之辭，對茶房發了一回脾氣，我就付了宿費，出了旅館從羊市街慢慢的走出城來。這時候我所有的財產全部，除了一個瘦黃的身體之外，就是一件半舊的夏布長衫，一套白洋紗的小衫褲，一雙線襪，兩隻半破

的白皮鞋和八角小洋。

太陽已經昇上了中天，光線直射在我的背上。大約是因爲我的身體不好，走不上半里路，全身的粘汗竟流得比平時更加一倍。我看看街上的行人，和兩旁的住屋中的男女，覺得他們都很滿足的在那裏享樂他們的生活，好像不曉得憂愁是何物的樣子。背後忽而起了一陣鈴響，來了一乘包車，車夫向我罵了幾句，跑過去了，我只看見了一個坐在車上穿白紗長衫的少年紳士的背形，和車夫的在那裏跑的兩隻光腿。我慢慢的走了一段，背後又起了一陣車夫的威脅聲，我讓開了路，回頭來一看，看見了三部人力車，載着三個很純樸的女學生，兩腿中間各夾着些白皮箱鋪蓋之類，在那裏向我衝來。她們大約是放了暑假趕回家去的。我此時心裏起了一種悲憤，把平時祝福善人的心地忘了，却用了憎惡的眼睛，狠狠的對那些威脅我的人



力車夫看了幾眼。啊啊，我外面的態度雖則如此凶惡，但一邊心裏我却在原諒你們的呀！

“你們這些可憐的走獸，可憐你們平時也和我一樣，不能和那些年輕的女性接觸。這也難怪你們的，難怪你們這樣的亂衝，這樣的興高彩烈的。這幾個女性的身體豈不是載在你們的車上的麼？她們的白嫩的肉體上豈不是有一種電氣傳到你們的身上來的麼？

雖則原因不同，動機卑微，但是你們的汗，豈不也是爲了這幾個女性的肉體而流的麼？啊啊，我若有氣力，也願跟了你們去典一乘車來，專拉拉這樣的如花少女。我更願意拼死的馳驅，消盡我的精力。我更願意不受她們半分的物質上的報酬金。”

走出了鳳山門，站住了腳，默默的回頭來看了一眼，我的眼角又忽然湧出了兩顆珠露來！

“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此番回家，若不馬上出來，大約總要在故鄉永住了，我們的再見，知在何日？萬一情狀不佳，故鄉父老不容我在鄉間終老，我也許到蠶子陵的釣石磯頭，去尋我的歸宿的，我這一瞥，或將成了你我的最後的訣別，也未可知。我到此刻，纔知道我胸際實在在痛愛你的明媚的湖山的，不過盤踞在你的地上的那些野心狼子，不得不使我怨你恨你罷了。啊啊，珍重珍重，杭州的城市！我若在波中淹沒的時候，最後映到我的心眼上來的，也許是我兒時親睦的你的這媚秀的湖山罷！”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原书空白页

## 還鄉後記

“風烟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隔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羣。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囀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鸞飛戾天

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

(一)

“比在家庭的懷抱裏覺得更好的地方，是什麼地方？”像這樣的地方，當然是沒有的，法國的這一句古歌，實在是把人情世態道盡了。

當微雨瀟瀟之夜，你若身眠古驛，看看蕭條的四壁，看看一點欲盡的寒燈，倘不想起家庭的人，這人便是沒有心腸者，任牠草堆也好，破窰也好，你兒時放搖籃的地方，便是你死後最好的葬身之所呀！我們在客中臥病的時候，每每要想及家鄉，就是這事的明證。

我空拳隻手的奔回家去。到了杭州，又把路費用盡，在赤日的底下，在車行的道上，我就不得不步行出城。緩步當車，說起來倒是好聽，但是在二

十世紀的墮落的文明裏沈浸過的我，既貧賤而又多驕，最喜歡張張虛勢，更何況平時是以享樂爲主義的我，又那裏能夠好好的安貧守分，和鄉下人一樣的蹣跚泥中呢！

這一天陰曆的六月初三，天氣倒好得很。但是炎炎的赤日，只能助長有錢有勢的人的納涼佳興，與我這行路病者，却是絲毫無益的！我慢慢的出了鳳山門，立在城河橋上，一邊用了我那半舊的夏布長衫襟袖，揩拭汗水，一邊回頭來看看杭州的城市，與杭州城上蓋着的青天和城牆界上的一排山嶺，真有萬千的感慨，橫亘在胸中。預言者自古不爲其故鄉所容，我今朝却只能對了故里的丘山，來求最後的廢庇，五柳先生的心事，痛可知了。

啊啊！親愛的諸君，請你們不要誤會，我並非是以預言者自命的人，不過說我流離顛沛，却是與預言者的境遇相同，社會錯把我作了天才待遇罷

了。即使羅秀才能行破石飛鷄的奇蹟，然而他的品格，豈不和飄泊在歐洲大陸，猖狂乞食的寄泊棲（gipsy）一樣麼？

我勉強走到了江干，腹中饑餓得很了。回故鄉去的早班輪船，當然已經開出，等下午的快船出發，還有三個鐘頭。我在雜亂窄狹的南星橋市上飄流了一會，在靠江的一條冷清的夾道裏找出了一家坍塌的飯館來。

飯店的房屋的骨格，同我的胸腔一樣，肋骨已經一條一條的數得出來了。幸虧還有左側的一根木椽，從鄰家牆上，橫着支住在那裏，否則怕去秋潮汛，早好把牠拉入了江心，作伍子胥的燒飯柴火去了。店裏的幾張板櫈桌子，都積滿了灰塵油膩，好像是前世紀的遺物。賬櫃上坐着一個四十內外的女人，在那裏做鞋子。灰色的店裏，並沒有什麼生動的氣象，只有在門口柱上貼着的一張‘安寓客

商'的塵蒙的紅紙,還有些微現世的感覺。我因為腳下的錢已快完,不能更向熱鬧的街心去尋輝煌的菜館,所以就慢慢的躡了進去。

啊啊,物以類聚!你這短翼差池的飯館,你若是二足的走獸,那我正好和你分庭抗禮結為兄弟哩。

## (二)

假使天公下一陣微雨,把錢塘江兩岸的風景,罩得煙雨模糊,把江邊的泥路,浸得汗濁難行,那麼這時候江干的旅客,必要減去一半,那麼我乘船歸去,至少可以少遇見幾個曉得我的身世的同鄉;即使旅客不因之而減少,只教天上有暗淡的愁雲濃着,階前屋外有幾點雨滴的聲音,那麼圍繞在我周圍的空氣和自然的景物,總要比現在更帶有些陰慘的色彩,總要比現在和我的心境更加相符。若希望再奢一點,我此刻更想有一具黑漆棺木在我



的旁邊。最好是秋風涼冷的九十月之交，葉落的林中，陰森的江上，不斷地篩着渺濛的秋雨。我在凋殘的蘆葦裏，雇了一葉扁舟，當日暮的時候，在送靈柩歸去。小船除舟子而外，不要有第二個人。棺裏臥着的，若不是和我寢處追隨的一個年少婦人，至少也須是一個我的至親骨肉。我在灰闇微明的黃昏江上，雨聲淅瀝的蘆葦叢中，赤了足，張了油紙雨傘，提了一張燈籠，摸上船頭上去焚化紙帛。

我坐在靠江的一張破桌子上，等那櫃上的婦人下來替我炒蛋炒飯的時候，看看西與對岸的青山綠樹，看看江上的浩蕩波光，又看看在江邊沙渚的晴天赤日下來往的帆檣肩輿和舟子牛車，心裏忽起了一種怨恨天帝的心思。我怨恨了一陣，癡想了一陣，就把我的心願，原原本本的排演了出來。我一邊在那裏焚化紙帛，一邊却對棺裏的人說：

“Jeanne! 我們要回去了，我們要開船了! 怕有野鬼來麻煩，你就拿這一點紙帛送給他們罷! 你可要飯吃? 你可安穩? 你可是傷心? 你不要怕，我在這裏，我什麼地方也不去了，我只在你的邊上。……”

我幽幽的講到最後的一句，咽喉就塞住了。我在座上拱了兩手，把頭伏了下去，兩面頰上，只感着了一道熱氣。我重新把我所欲愛的女人，一個一個想了出來，見她們閉着口眼，冰冷的直臥在我的前頭。我覺得隱忍不住了，竟任情的放了一聲哭聲。那個在爐灶上的婦人，以為我在催她的飯，她就同哄小孩子似的用了柔和的聲氣說：

“好了好了! 就快好了，請再等一忽兒!”

啊啊! 我又想起來了，我又想起來了，年幼的時候，當我哭泣的時候，祖母母親哄我的那一種聲氣!

“已故的老祖母，倚閭的老母親！你們的不肖的兒孫，現在正落魄了在江干等回故里的船呀！”

我在自己製成的傷心的淚海裏游泳了一會，那婦人捧了一碗湯，一碗炒飯，擺到了我的面前來。我仰起頭來對她一看，她倒驚了一跳。對我呆看了一眼，她就去絞了一塊手巾來遞給我，叫我擦一擦面。我對了這半老婦人的殷勤，心裏說不出的只在感謝，幾日來因為睡眠不足，營養不良的緣故，已經是非常感覺衰弱，動着就要流淚的我，對她的這一種感謝。也變成了兩行清淚，撲嗒的滴下了腮來，她看了這種情形，就問我說：

“客人，你可是遇見了壞人？”

我搖了搖頭，勉強的對她笑了一笑，什麼話也不能回答。她呆呆的立了一回，看我不能講話，也就留了一句

“飯不夠，好再炒的。”

安慰我的話，走向她的櫃上去了。

(三)

我吃完了飯，付了她二角銀角子，把找回來的八九個銅子，也送給了她，她却搖着頭說：

“客人，你是趕船的麼？船上要用錢的地方多得很哩，這幾個銅子你收着用罷！”

我以為她怪我吝嗇，只給她幾個銅子的小賬，所以又摸了兩角銀角子出來給她。她却睜大了眼睛對我說：

“呼呼！這算什麼？這算什麼？”

她硬不肯受，我纔知道了她的真意，所以說：

“但是無論如何，我總要給你幾個小賬的。”

她又推了一回，纔收了三個銅子說：

“小賬已經有了。”

啊啊，我自回中國以來，遍見的都是些卑污極的野心狼子，我萬萬想不到在澆薄的杭州城外，有這樣的一個真誠的婦人的。婦人呀婦人，你的坍塌的屋椽，你的凋零的店鋪，大約就是你的真誠的結果，社會對你的報酬！啊啊，我真恨我沒有黃金十萬，為你建造一家華麗的酒樓。

“再會再會！”

“順風順風！船上要小心一點。”

“謝謝！”

我受婦人的憐惜，這可算是平生的第一次。

我出了飯館，從太陽晒着的冷靜的這條夾道，走上輪船公司的那條大街上去。大約是將近午飯的時候了，街上的行人，比曩時少了許多。我走到輪船公司門口，向窗裏一看，見賬房內有五六個男子圍了桌上，赤了膊在那裏說笑吃飯。賣票的窗前的屋裏，在角頭椅上，只坐着兩個鄉下人，在那裏

等候，從他們的衣服態度上看來，他們必是臨浦蕭山一帶的農民，也不知他們有什麼心事，他們的眉毛却蹙得緊緊的。

我走近了他們，在他們旁邊坐下之後，兩人中間的一個看了我一眼，問我說：

“辭散（先生）！到臨浦厭辦（烟蓬）幾個臉（錢）？”

“我也不知道，大約是一二角角子罷。”

“啫（你）到啥地方起（去）咯？”

“我上富陽去的。”

“哎（我們）是爲得打官司到杭州來咯。”

我並不問他，他却把這一回因爲一個學堂裏出身的先生告了他的狀，不得不到杭州來的事情對我詳細的訴說了：

“哎真勿要打官司啦！格煞（現在）田裏已（又）忙，甯（人）也走勿開，真真苦煞哉

啦！漢（那）個學堂裏個（的）解散，心也說  
凶哉，哎請啦甯剛（講）過好兩遍，情願拿出  
八十塊洋鈔不（給）其（他），其（他）要  
哎百念塊。喏（你）看，格煞五荒六月，教哎  
啥地方去變出一百念塊洋鈔來呢！”

他說着似乎是很傷心的樣子。

“唉唉！你這老實的農民，我若有錢，我就給你  
一百二十塊錢教你出險了。但是

Thou's met me in an evil hour;

.....

To spare thee now is past my power,

.....”

我心裏這樣的一想，又重新起了一陣身世之悲。他  
看我默默的不語，便也住了口，仍復沈入悲愁的境  
裏去了。

## (四)

我坐在輪船公司的那隻角上，默默的與那農民相對，耳裏斷斷續續的聽了些在賬房裏吃飯的人的笑語，只覺得一陣一陣的哀心隱痛，絕似臨盆的孕婦，要產產不出來的樣子。

杭州城外，自關口至南星，統江干一帶，本是我舊遊之地，我記得沒有去國之先，在岸邊花艇裏，金尊檀板，也曾眠醉過幾場。江上的明月，月下的青山，與越郡的鷄酒，佐酒的歌姬，當然依舊在那裏助長人生的樂趣。但是我呢？我身上的變化呢？我的同乾柴似的一雙手裏，只捏了三個兩角的銀角子，在這裏等買船票！

過了一點多鐘，輪船公司的那間屋裏，擠滿了旅人，我因為怕逢知我的同鄉，只俯了首，默默的坐着不敢吐氣。啊啊，窗外的被陽光晒着的長街，在街上手輕腳健快快活活來往的行人，請你們饒



恕我的罪罷，這時候我心裏真恨不得丟一個炸彈，與你們同歸於盡呀。

跟了那兩個農民，在窗口買了一張烟篷船票，我就走出公司，走上碼頭，走上跳板，走上駁船去。

原來錢塘江岸，淺灘頗多，碼頭下有一排很長的跳板，接在那裏。我跟了衆人，一步一步的從跳板上走到駁船裏去的時候，却看見了一個我自家的影子，斜映在江水裏，慢慢的在那裏前進。等走到跳板盡處，將上駁船的時候，我心裏忽而想起了一段我女人寫給我的信上的話來：

“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出過門，那天晚上，我對你說的讓我一個人回去的話，原是激於一時的意氣而發，我實不知道抱着一個六個月的孩子的婦人的單獨旅行，是如何的苦法的。那天午後，你送我上車，車開之後，我抱了龍兒，看看車裏坐着的男女，覺得都比我快樂。

我又探頭出來，遙向你住着的上海一望，只見了幾家工廠，和屋上排列在那裏的一列烟囪。我對龍兒看了一眼，就不知不覺的湧出了兩滴眼淚。龍兒看了我這樣子，也好像有知識似的對我呆住了。他跳也不跳了，笑也不笑了，默默的儘對我呆看。我看了這種樣子，更覺得傷心難耐，就把我的顏面俯上他的臉去，緊緊的吻了他一回。他呆了一會，就在我的懷裏睡着了。

“火車行行前進，我看看車窗外的野景，忽而想起去年你帶我出來的時候的景象。啊啊！去歲的初秋，你我一路出來上A地去的快樂的旅行，和這一回慘敗了回來的情狀一比，當時的感慨如何，大約是你所能推想得出的罷！”

“在江干的旅館裏過了一夜，第二天的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個信給住在江干的我的母

舅，他就來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輪船之後，買了票子，他又來陪我上船去。龍兒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龍兒，跟在他後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駭人的跳板去，等跳板走盡的時候，我想把龍兒交給母舅，縱身一跳，跳入錢塘江裏去的。但是仔細一想，在昏夜的揚子江邊還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這淺渚裏，又那裏能達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笑話，還不如忍着罷。

“我到家以後，這幾天來，簡直還沒有取過飲食，所以也沒有氣力寫信給你，請你諒我。……”

### (五)

啊啊，貧賤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吓，我累你不少了。

我走上了駁船，在船篷下坐定之後，就把三個月前，在上海北站，送我女人回家的事情想了出來。忘記了我的周圍坐着的同行者，忘記了在那裏搖動的駁船，並且忘記了我自家的失意的情懷，我只見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們的營養不良的小孩在火車窗裏，在對我流淚。火車隨着蒸汽機關在那裏前進，她的眼淚灑滿的蒼白的臉兒，也和車輪合着了拍子，一隱一現的在那裏窺探我。我對她點一點頭，她也對我點一點頭。我對她手招一招，教她等我一忽，她也對我手招一招。我想使盡我的死力，跳上火車去和她做一塊兒，但是心裏又怕跳不上去，要跌下來。我遲疑了許久，看她在窗裏的愁容，漸漸的遠下去，淡下去了，纔抱定了決心，站起來向前面伸出了一隻手去。我攀着了一根鐵幹，聽見了一聲响亮的衝擊的聲音，縱身向上一跳，覺得雙腳踏在木板上了。忽有許多嘈雜的人聲，逼上我

的耳膜來，並且有幾隻強有力的手，突突的向我背後推打了幾下。我回轉頭來一看，方知是駁船到了輪船身邊，大家在爭先的跳上輪船來，我剛纔所攀着的鐵幹，並不是火車的回欄，我的兩腳也並不是在火車中間，却踏在小輪船的舷上了。

我隨了衆人擠到後面的烟篷角上去占了一個位置，靜坐了幾分鐘，把頭腦休息了一下，方纔從剛纔的幻夢狀態裏醒了轉來。

向船外一望，我看見透明的淡藍色的江水，在那裏返射日光。更抬頭起來，望到了對岸，我看見一條黃色的沙灘，一排蒼翠的雜樹，靜靜的躺在午後的陽光裏吐氣。

我彎了腰背孤伶仃的坐了一忽，輪船開了。在開口停了一停，這一隻同小孩子的玩具似的小輪船就僕獨僕獨的奔向西去。兩岸的樹林沙渚，旋轉了好幾次，江岸的草舍，農夫，和偶然出現的雞犬小

孩，都好像是和平的神話裏的材料，在那裏等赫西奧特(Hesiod)的吟咏似的。

經過了聞家堰，不多一忽，船就到了東江嘴。上臨浦義橋的船客，是從此地換入更小的輪船，溯支江而去的。買票前和我坐在一起的那兩個農民，被茶房拉來拉去的拉到了船邊，將換入那隻等在那裏的小輪船去的時候，一個和我講話過的人，忽而回轉頭來對我看了一眼，我也不知不覺的回了他一個目禮。啊啊！我真想跟了他們跳上那隻小輪船去，因為一個鐘頭之後，我的輪船就要到富陽了，這回前去停船的第一個碼頭，就是富陽了，我有什麼面目回家去見我的衰親，見我的女人和小孩呢？

但是運命註定的最壞的事情，終究是避不掉的。輪船將近我故里的縣城的時候，我的心臟的鼓動也和輪船的機器一樣，僕獨僕獨的響了起來。等

船一靠岸，我就雜在衆人堆裏，披了一身使人眩暈的斜陽，俯着首走上岸來。上岸之後，我却走向和回家的路徑方向相反的一個冷街上的土地廟去坐了二點多鐘。等太陽下山，人家都在吃晚飯的時候，我方纔乘了夜陰，走上我們家裏的後門邊去。我傾耳一聽，聽見大家都在庭前吃晚飯，偶爾傳過來的一聲我女人和母親的說話的聲音，使我按不住的想奔上前去，和她們去說一句話，但我終究忍住了。乘後門邊沒有一個人在，我就放大了膽，輕輕推開了門，不聲不響的摸上樓上我的女人的房裏去睡了。

晚上我的女人到房裏來睡的時候，如何的驚惶，我和她如何的對泣，我們如何的又想了許多謀自盡的方法，我在此地不記下來了，因為怕人家說我是爲欲引起人家的同情的緣故，故意的在誇張我自家的苦處。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九日

## 離散之前

### 一

戶外的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像送葬者的眼淚，儘在嗒啦嗒啦的滴。壁上的掛鐘在一刻前，雖已經敲了九下，但這間一樓一底的屋內的空氣，還同黎明時一樣，黝黑得悶人。時有一陣涼風吹來；後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被風搖撼，就淅淅瀝瀝的振下一陣枝上積雨的水滴時



來。

本來是不大的樓下的前室裏，因為中間亂堆了幾隻木箱子，愈加覺得狹小了。正當中的一張圓桌上也縱橫排列了許多書籍，破新聞紙之類，在那裏等待主人的整理。丁零零後門的門鈴一響，一個二十七八的非常消瘦的青年，走到這亂堆着行裝的前室裏來了。跟在他後面的一個三十內外的娘姨（女傭），一面倒茶，一面對他說：

“他們在樓上整理行李。”

那青年對她含了悲涼的微笑，點了一點頭，就把一件雨衣脫下來，掛在壁上，且從木箱堆裏，拿了一張可以折疊的椅子出來，放開坐了。娘姨回到後面廚房去之後他呆呆的對那些木箱書籍看了一眼，眼睛忽而紅潤了起來，輕輕的喀了一陣，他額上漲出了一條青筋，頰上湧現了兩處紅暈。從袋裏拿出一塊白手帕子來向嘴上措了一措，他又默默

的坐了三五分鐘。最後他拿出一枝紙烟來吸的時候，同時便面朝着二樓上叫了兩聲：

“海如！海如！鄺！鄺！”

銅銅銅銅的中間扶梯上響了一下，兩個穿日本衣服的小孩，跑下來了。他們還沒有走下扶梯，口中就用日本語高聲叫着說：

“于伯伯！于伯伯！”

海如穿了一件玄色的作業服，慢慢跟在他的兩個小孩的後面。兩個小孩走近了姓于的青年坐着的，就各跳上他的腿上去坐，一個小一點的弟弟，用了不完全的日本語對姓于的說：

“爸爸和媽媽要回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海如也在木箱堆裏拿出一張椅子來，坐定之後，就問姓于的說：

“賢夫，你究竟上北京去呢，還是回浙江？”

于質夫兩手抱着兩個小孩舉起頭來回答說：

“北京糟得這個樣子，便去也沒有什麼法子好想，我仍復決定了回浙江去。”

說着，他又咳了幾聲。

“季生上你那裏去了麼？”

海如又問他說。質夫搖了一搖頭，回答說：

“沒有，他說上什麼地方去的？”

“他出去的時候，我托他去找你同到此地來吃中飯的。”

“我的同病者上那裏去了？”

“斯敬是和季生一塊兒出去的。季生若不上你那裏去，大約是替斯敬去尋房子去了罷！”

“海如說到這裏，他的從日本帶來的夫人，手裏抱了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孩，也走下了樓，參加入他們談話的團體之中。她看見兩個大小孩都擠在質夫身上，便厲聲的向大一點的叱着說：

“倍妮，還不走開！”

把手裏抱着的小孩交給了海如，她又對質夫說：

“剩下的日子，沒有幾日了，你也決定了麼？”

“噯噯，我已經決定了回浙江去。”

“起行的日子已經決定之後，反而是想大家更在一塊多住幾日的吶！”

“可不是麼？我們此後，總是會少離多。你們到了四川，大概是不會再出來了。我的病，經過冬天，又不知要起如何的變化。”

“你到還好，霍君的病，比你更厲害哩，曾君爲他去尋房子去了，不曉得尋得着尋不着？”

質夫和海如的夫人用了日本話在談這些話的時候，海如抱了小孩，儘瞪着兩眼，在向戶外的雨絲呆看。

“啓行的時候，要天晴纔好哩！你們比不得我，

這條路長得很呀！”

質夫又對麗夫人說。夫人眼看看戶外的雨脚，也拖了長聲說：

“啊啊！這個雨真使人不耐煩！”

後門的門鈴又響了，大家的視線，注視到從後面走到他們坐着的前室裏來的戶口去。走進來的是——一個穿洋服的面色黝黑的紳士和一個背脊略駝的近視眼的穿羅罷須札的青年。後者的面色消瘦青黃，一望而知為病人。見他們兩個進來了，海如就問說：

“你們尋着了房子沒有？”

他們同時回答說：

“尋着了！”

“尋着了！”

原來穿洋服的是曾季生，穿羅罷須札的是霍斯敬。霍斯敬是從家裏出來，想到日本去的，但在上

海染了病，把路費用完，寄住在曾季生鄺海如的這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現在曾鄺兩人受了壓迫，不得不走了，所以寄生的霍斯敬，也就不得不另尋房子搬家。于質夫雖在另外的一個地方住，但他的住處，比曾鄺兩人的還要可憐，並且他和曾鄺處於同一境遇之下，這一次的被迫，他雖說病重，要回家去養病，實際上他和曾鄺都有說不出的悲憤在內的。

## 二

曾鄺于，都是在日本留學時候的先後的同學。三人的特性家境，雖則各不相同，然而他們的好義輕財，傾心文藝的性質，却彼此都是一樣。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比別人深了一點，所以他們對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用了虛偽卑劣的手段，在社會上占得優勝的同時代者，他們都痛疾如仇。因此，他們所發的言論，就不得不動輒受人的攻擊。一二年

來，他們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頹風於萬一，然而社會上的勢利，真如草上之風，他們的拼命的奮鬥的結果，不值得有錢有勢的人一拳打。他們的雜誌著作的發行者，起初是因他們有些可取的地方，所以請他們來，但看到了他們的去路已經塞盡，別無方法好想了，就也待他們苛刻起來。起先是供他們以零用，供他們以衣食住的，後來用了釜底抽薪的法子，把零用去了，衣食去了，現在連住的地方也生問題了。原來這一位發行業者的故鄉，大旱大水的荒了兩年，所以有一大批他的同鄉來靠他爲活。他平生是以孟嘗君自命的人，自然要把曾鄺于的三人和他的同鄉的許多農工小吏，同排在食客之列，一視同仁的待遇他們。然而一個書籍發行業的收入，究竟有限，而荒年鄉民的來投者漫無涯際，所以曾鄺于三人的供給，就不得不一日一日的減縮下去。他們三人受了衣食住的節縮，身體都漸漸

的衰弱起來了。到了無可奈何的現在，他們只好各往各的故鄉奔。曾是湖南，鄺是四川，于是浙江。

正當他們被逼迫得無可奈何想奔回故鄉去的這時候，却來了一個他們的後輩霍斯敬。斯敬的家裏，一貧如洗。這一回，他自東京回國來過暑假。半月前暑假期滿出來再赴日本的時候，他把家裏所有的財產全部賣了，祇得了六十塊錢作東渡的旅費。一個賣不了的年老的寡母，他把她寄在親戚家裏。偏是窮苦的人運氣不好，斯敬到上海——他是于賓夫的同鄉——染了感冒，變成了肺炎加答兒。他的六十塊錢的旅費，不消幾日，就用完了，曾鄺于與他同病相憐，四五日前因他在醫院裏的用費浩大，所以就請他上那間一樓一底的屋裏去同住。

然而曾鄺于三人，為自家的生命計，都決定一同離開上海，動身已經有日期了。所以依他們為



活，而又無家可歸的霍斯敬，在他們啓行之前，便不得不處去找一間房子來養病。

### 三

會鄺于霍四個人和鄺的夫人小孩們，在那間屋裏，吃了午膳之後，雨還是落個不住。于質夫因為天氣冷了，身上沒有夾襖夾衣，所以就走出了那間一樓一底的屋，冒雨回到他住的那發行業者的堆棧裏來，想睡到棉被裏去取熱。這堆棧正同難民的避難所一樣，近來住滿了那發行業者的同鄉。于質夫因為怕與那許多人見面談話，所以一到堆棧，就從書堆裏幽脚幽手的摸上了樓，脫了雨衣，倒在被窩裏睡了。他的上床，本只為躲在棉被裏取熱的緣故，所以雖躺在被裏，他終不能睡着。眼睛看着了屋頂，耳朵聽聽窗外的秋雨，他的心裏，儘在一陣陣的酸上來。他的思想，就飛來飛去的在空中飛

舞：

“我的養在故鄉的小孩！現在你該長得大些了吧。我的寄住在岳家的女人，你不在恨我麼？啊啊，真不願意回到故鄉去！但是這樣的被人虐待，餓死在上海，也是不值得的……”

風加緊了，灰膩的玻璃窗上橫飄了一陣雨過來，質夫對窗上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仍復在繼續他的默想：

“可憐的海如，你的兒子妻子如何的養呢？可憐的季生斯敬，你們連兒女妻子都沒有！啊啊，兼有你們兩種可憐的，仍復是我自己。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義和快着鞭。……啊啊，黃仲則當時，還有一個畢秋帆，現在連半個畢秋帆也沒有了！……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我去教書去罷！然而然而教書的時候，也要卑鄙醜陋的去結成一黨

纔行。我去拉車去罷！啊啊，這一隻手，這一隻祇剩了一層皮一層骨頭的手，那裏還拉得動呢？……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啞……”

他咳了一陣，頭腦倒空了一空，幾秒鐘後，他聽見樓下有幾個人在說：

“樓上的那位于先生，怎麼還不走？他走了，我們也好寬敞些！”

他聽了這句話，一個人的臉上紅了起來。樓下講話的幾個發行業者的親戚，好像以為他還沒有回來，所以在那裏直吐心腹，又誰知不幸的他，却巧聽見了這幾句私語。他想作掩耳盜鈴之計，想避去這一種公然的侮辱，只好裝了己是不在樓上的樣子。可憐他現在喉嚨頭雖則癢得非常，却不得不死勁的忍住不咯出來了。忍了幾分鐘，一次一次的咯嗽，都被他壓了下去。然而最後的一陣咯嗽，無論如何，是壓不下去了，反而同防水堤潰決了一

樣，他的屢次被壓下去的喀嗽，一時發了出來。他大喀一場之後，面漲得通紅，身體也覺得倦了。張着眼睛躺了一忽，他就沈沈的沒入了睡鄉。啊啊！這一次的入睡，他若是不再醒轉來，那是何等的幸福呀！

#### 四

第二天的早晨，秋雨晴了。雨後的天空，更加藍得可愛。修整的馬路上，被夜來的雨洗淨了泥沙，雖則空中有嗚嗚的涼風吹着，地上却不飛起塵沙來。大約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于質夫穿了一件夏布長衫。在馬路上走向鄺海如的地方去吃飯去。因為他住的堆棧裏，平時不煮飯，大家餓了，就弄點麥食吃吃。于質夫自小就嬌養慣的，麥食怎麼也吃不來。他的病，大半是因於這有一頓無一頓的飲食上來的，所以他甯願跑幾里路——他坐電車的

錢也沒有了——上鄭海如那裏去吃飯。并且鄭與曾幾日內就要走了，三人的聚首，以後也不見得再有機會，因此于質夫更想時刻不離開他們。

于質夫慢慢的走到了靜安寺近邊的鄭曾同住的地方，看見後門口有一乘黃包車停着。質夫開進了後門，走上堂前去的時候，只見鄭曾和鄭夫人都呆呆的立在那裏。兩個小孩也不聲不響的立在他們媽媽的邊上。質夫闖進了這一幕靜默的劇裏與他們招呼了一招呼，也默默的呆住了。過了幾分鐘，樓上仆通仆通的霍斯敬提了一個籐篋走了下來。他走到了四人立着的地方，把籐篋擺了一擺，灰灰頹頹的對鄭曾等三人說：

“對不起，攪擾了你們許多天數，你們上船的時候，我再來送。分散之前，我們還要聚談幾回罷！”

說着把他的那雙近視眼更瞅了— 瞅，回轉來

向質夫說：

“你總還沒有走罷！”

質夫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走的。大家走完了，我一個人還住在上海幹什麼？大約送他們上船之後，我就回去的。”

質夫說着用臉向鄺曾一指。

霍斯敬說了一聲‘失敬’，就俯了首慢慢的走上後門邊的黃包車去，鄺夫人因為下了眼淚，所以不送出去，其餘的三人和小孩子都送他的車子出馬路，到看不見了方纔回來。回來之後，四人無言的坐了一忽，海如纔幽幽的對質夫說：

“一個去了。啊啊！等我們上船之後，祇剩了你從上海乘火車回家去，你不怕孤寂的麼？還是你先走的好罷，我們人數多一點，好送你上車。”

質夫很沈鬱的回答說：

“誰先走，誰送誰倒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二年來的奮鬥，却將等於零了。啊啊！想起來，真好像在這裏做夢。我們初出季刊週報的時候，與現在一比，是何等的懸別！這一期季刊的稿子，趁他們還沒有付印，去拿回來罷！”

鄺海如又幽幽的回答說：

“我也在這樣的想，週報上如何的登一個啓事呢？”

“還要登什麼啓事，停了就算了。”

賀夫憤憤的說。海如又接續說：

“不登啓事，怕人家不曉得我們的苦楚，要說我們有頭無尾。”

賀夫索性自暴自棄的說：

“人家知道我們的苦楚，有什麼用處？還再想出來弄季刊週報的復活麼？”

只有曾季生聽了這些話，却默默的不作一聲，

儘在那裏摸臉上的瘰粒。

吃過午飯之後，他們又各說了許多空話，到後來大家出了眼淚纔止。這一晚賓夫終究沒有回到那同牢獄似的堆棧裏去睡。

## 五

曾鄺動身上船的前一日，天氣陰悶，好像要下雨的樣子。在靜安寺近邊的那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於午前十一時，就裝了一桌魚肉的供菜，擺在那張圓桌上。上首尸位裏，疊着幾冊叢書季刊，一組週報和日刊紙。下面點着一雙足斤的巨燭，曾鄺于霍的四人，喝酒各喝得微醉，在那裏展拜。海如拜將下去，叩了幾個響頭，大聲的說：

“詩神請來受饗，我們因為意志不堅，不能以生命為犧牲，所以想各逃回各的故鄉去保全身軀。但是藝術之神們喲，我們為你們而受的迫害也不



少了。我們決沒有厭棄你們的心思。世人都指斥我們是不要緊的，我們只要求你們能了解我們，能爲我們說一句話，說‘他們對於藝術却是忠實的。’我們幾個意志薄弱者，明天就要勞燕東西的分散了，再會不知還是在這地球之上呢？還是在死神之？國我們的共同的工作，對我們物質上雖沒有絲毫的補益，但是精神上却把我們煅煉得同古代邪教徒那樣的堅忍了。我們今天在離散之前，打算以我們自家的手把我們自家的工作來付之一炬，免得他被不學無術的暴君來蹂躪。”

這幾句話，因爲他說的時候，非常嚴肅，弄得大家欲哭不能，欲笑不可。他們四人拜完之後，一大堆的叢書季刊週報日刊都在天井裏燒毀了。有幾片紙灰，飛上了空中，直達到屋檐上去。在火堆的四面默默站着的他們四個，只聽見霍霍的火燄在那裏響。

一九二三年九月

## 春風沉醉的晚上

### (一)

在滬上閒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晒着的自由的監房裏。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箇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箇 Yellow Grub Street 的稱

號。在這 Grub Street 裏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裏去。後來在這棧房裏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裏，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一升懶腰，兩隻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街裏躡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着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擋跌落的梯子靠牆擺在那裏。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裏一棧，即能走上樓去。黑沈沈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却把牠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

一個N煙司公的女工住在那裏，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裏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裏，映射着一層闇黑的油光。兩隻眼睛是一隻大一隻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綫紋裏滿砌着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於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後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雙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裏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間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後。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鐘的

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裏安放幾本剛從棧房裏搬過來的破書。先把牠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後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為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當床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着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煙，我的背係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裏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廣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麼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鐘，一個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纔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的她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間壁的同居者了。因為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裏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祇

住着一個工女。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裏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纔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纔搬來的，以後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並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麼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樑，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徵，但是當時正爲了生活問題在那裏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裏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後六點多鐘下工回來，總只見

我呆呆的對着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 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麼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裏看的是什麼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後的感覺，是怎麼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祇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為我天天呆坐在那裏，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着，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祇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裏，填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祇把書裏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

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為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為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綿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裏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着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並不在看書，不過什麼也不做呆坐在這裏，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放着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了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裏去了。

那幾天裏，若說我完全什麼事情也不去找什麼事情也不會幹，却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清新一點，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



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於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為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着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後，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

## (二)

在亂昏昏的上海租界裏住着，四季的變遷和日子的過去是不容易覺得的。我搬到了鄧脫路的貧民窟之後，只覺得身上穿在那裏的那件破綿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熱了起來，所以我心裏想：“大約春光也已經老透了罷！”

但是囊中很羞澀的我，也不能上什麼地方去

旅行一次，日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燈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約是午後了，我也是這樣的坐在那裏，間壁的同住者忽而手裏拿了兩包用紙包好的物件走了上來，我站起來讓她走的時候，她把手裏的紙包放了一包在我的書桌上說：

“這一包是葡萄漿的麵包，請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還有一包香蕉買在這裏，請你到我房裏來一道吃罷！”

我替她拿住了紙包，她就開了門邀我進她的房裏去。共住了這十幾天，她好像已經信用我是一個忠厚的人的樣子。我見她初見我的時候臉上流露出來的那一種疑懼的形容完全沒有了。我進了她的房裏，纔知道天還未曙，因為她的房裏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陽返射的光線從這窗裏投射進來，照見了小小的一間房，由二條板舖成的一張床，一張黑漆的半桌，一隻板箱，和一條圓凳。床上雖則沒

有帳子，但堆着有二條潔淨的青布被褥。半桌上有一隻小洋鐵箱擺在那裏，大約是她的梳頭器具，洋鐵箱上已經有許多油污的點子了。她一邊把堆在圓凳上的幾件半舊的洋布綿襪，粗布褲等收在床上，一邊就讓我坐下。我看了她那般勤待我的樣子，心裏倒不好意思起來，所以就對她說：

“我們本來住在一處，何必這樣的客氣。”

“我並不客氣，但是你每天當我回來的時候，總站起來讓我，我却覺得對不起得很。”

這樣的說着，她就把一包香蕉打開來讓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隻，在床上坐下，一邊吃一邊問我說：

“你何以只住在家裏，不出去找點事情做做？”

“我原是這樣的想，但是找來找去總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麼？”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這樣的時候，他們都不和我來往了。”

“你進過學堂麼？”

“我在外國的學堂裏曾經念過幾年書。”

“你家在什麼地方？何以不回家去？”

她問到了這裏，我忽而感覺到我自己的現狀了。因為自去年以來，我只是一日一日的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麼人？”“我現在所處的是怎麼一種境遇？”“我的心裏還是悲還是喜？”這些觀念都忘掉了。經她這一問，我重新把半年來困苦的情形一層一層的想了出來。所以聽她的問話以後，我只是呆呆的看她，半晌說不出話來。她看了我這個樣子，以為我也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臉上就立時起了一種孤寂的表情，微微的嘆着說：

“唉！你也是同我一樣的麼？”

微微的嘆了一聲之後，她就不說話了。我看她

的眼圈上有些潮紅起來，所以就想了一個另外的問題問她說：

“你在工廠裏做的是什麼工作？”

“是包紙煙的。”

“一天作幾個鐘頭工？”

“早晨七點鐘起，晚上六點鐘止，中上休息一個鐘頭，每天一共要作十個鐘頭的工。少作一點鐘就要扣錢的。”

“扣多少錢？”

“每月九塊錢，所以是三塊錢十天，三分大洋一個鐘頭。”

“飯錢多少？”

“四塊錢一月？”

“這樣算起來，每月一個鐘頭也不休息，除了飯錢，可省下五塊錢來。夠你付房錢買衣服的麼？”

“那裏夠呢！并且那管理人要……啊啊！……”

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廠的。你吃煙的麼？”

“吃的。”

“我勸你頂好還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們工廠的烟。我真恨死牠在這裏。”

我看看她那一種切齒怨恨的樣子，就不願意再說下去。把手裏捏着的半個吃剩的香蕉咬了幾口，向四邊一看，覺得她的房裏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來道了謝，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裏。她大約作工倦了的緣故，每天回來大概是馬上就入睡的，只有這一晚上，她在房裏好像是直到半夜還沒有就寢。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回來，總和我說幾句話。我從她自家的口裏聽得，知道她姓陳，名叫二妹，是蘇州東鄉人，從小係在上海鄉下長大的。她父親也是紙煙工廠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來和姆父親同住在那間房裏，每天同上工廠去的，現在却只

剩了她一個人了。她父親死後的一個多月，她早晨上工廠去也一路哭了去，晚上回來也一路哭了回來的。她今年十七歲，也無兄弟姊妹，也無近親的親戚。她父親死後的葬殮等事，是他於未死之前把十五塊錢交給樓下的老人，托這老人包辦的。她說：

“樓下的老人倒是一個好人，對我從來沒有起過壞心，所以我得同父親在日一樣的去作工，不過工廠的一個姓李的管理人却壞得很，知道我父親死了，就天天的想戲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親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親是如何的一個人？死了呢還是活在那裏？假使還活着，住在什麼地方？等等，她却從來還沒有說及過。

### (三)

天氣好像變了。幾日來我那獨有的世界，黑暗

的小房裏的腐濁的空氣，同蒸籠裏的蒸汽一樣，蒸得人頭昏欲暈，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發的神經衰弱的重症，遇了這樣的氣候，就要使我變成半狂。所以我這幾天來到了晚上，等馬路上人靜之後，也常常想出去散步去。一個人在馬路上從陰狹的深藍天空裏看看羣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邊作些漫無涯際的空想，到是於我的身體很有利益。當這樣的無可奈何，春風沈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纔回家裏。我這樣的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幾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來的前後方纔起來，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狀態也漸漸的回復起來了。平時祇能消化半磅麵包的我的胃部，自從我的深夜遊行的練習開始之後，進步得幾乎能容納麵包一磅了。這事在經濟上雖則是一大打擊，但我的腦筋，受了這些滋養，似乎比從前稍能統一。我於遊行回來之後，



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幾篇 Allan Poe 式的短篇小說，自家看看，也不很壞。我改了幾次，抄了幾次，一一投郵寄出之後，心裏雖然起了些微細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幾回的譯稿的絕無消息，過了幾天，也便把牠們忘了。

隣住者的二妹，這幾天來，當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時候，我總在那裏酣睡，只有午後下工回來的時候，有幾次有見面的機會，但是不曉是什麼原因，我覺得她對我的態度，又回到從前初見面的時候的疑懼狀態去了。有時候她深深的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裏，似乎是滿含着責備我規勸我的意思。

我搬到這貧民窟裏住後，約莫已經有二十多天的樣子，一天午後我正點上蠟燭，在那裏看一本從舊書舖裏買來的小說的時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樓來對我說：

“樓下有一個送信的在那裏，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對我講這話的時候，她的疑懼我的態度更表示得明顯，她好像在那裏說：“呵呵！你的事件是發覺了啊！”我對她這種態度，心裏非常痛恨，所以就氣急了一點，回答她說：

“我有什麼信？不是我的！”

她聽了我這氣憤憤的回答，更好像是得了勝利似的，臉上忽湧出了一種冷笑說：

“你自家去看罷！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時我聽見樓底下門口果真有一個郵差似的人在催着說：

“掛號信！”

我把信取來一看，心裏就突突的跳了幾跳，原來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譯稿，已經在某

雜誌上發表了，信中寄來的是五圓錢的一張匯票。我囊裏正是將空的時候，有了這五圓錢，非但月底要預付的來月的房金可以無憂，並且付過房金以後，還可以維持幾天食料，當時這五圓錢對我的效用的擴大，是誰也能推想得出來的。

第二天午後，我上郵局去取了錢，在太陽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會，忽而覺得身上就淋出了許多汗來。我向我前後左右的行人一看，復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覺的把頭低俯了下去。我頸上頭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顆一顆的鑽出來了。因為當我在深夜遊行的時候，天上並沒有太陽，並且料峭的春寒，於東方微白的殘夜，老在靜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綿袍子，還覺得不十分與節季違異。如今到了陽和的春日晒着的這日中，我還不能自覺，依舊穿了這件夜游的敝袍，在大街上闊步，與前後左右的和節季同時進

行的我的同類一比，我那得不自慚形穢呢？我一時竟忘了幾日後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來將盡的些微的積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鬧路的估衣舖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來往的汽車人力車，車中坐着的華美的少年男女，和馬路兩邊的綢緞舖金銀舖窗裏的豐麗的陳設，聽聽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雜的人聲，脚步聲，車鈴聲，一時倒也覺得是身到了大羅天上的樣子。我忘記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樣的歡歌欣舞起來，我的嘴裏便不知不覺的唱起幾句久忘了的京調來了。這一時的涅槃幻境，當我想橫越過馬路，轉入鬧路去的時候，忽而被一陣鈴聲驚破了。我抬起頭來一看，我的面前正衝來了一乘無軌電車，車頭上站着的那肥胖的機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的大聲罵我說：

“豬頭三！儂（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殺

時，叫旺(黃)狗(狗)來抵儂(你)命噢！”

我呆呆的站住了腳，目送那無軌電車尾後捲起了一道灰塵，向北過去之後，不知是從何處發出來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幾聲。等得四面的人注視我的時候，我纔紅了臉慢慢的走向了鬧路裏去。

我在幾家估衣舖裏，問了些夾衫的價錢，還了他們一個我所能出的數目，幾個估衣舖的店員，好像是一個師父教出的樣子，都擺下了臉面，嘲弄着說：

“儂(你)尋薩咯(什麼)凱(開)心！馬(買)勿起好勿要馬(買)咯！”

一直問到五馬路邊上的一家小舖子裏，我看夾衫是怎麼也買不成了，纔買定了一件竹布單衫，馬上就把牠換上。手裏拿了一包換下的棉袍子，默默的走回家來。一邊我心裏却在打算：

“橫豎是不夠用了，我索性來痛快的用牠一下罷。”同時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麵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尋着了一家賣糖食的店，進去買了一塊錢巧格力香蕉糖鷄蛋糕等雜食。站在那店裏，等店員在那裏替我包好來的時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順便也去洗一個澡罷。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綿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鄧脫路的時候，馬路兩旁的店家，已經上電燈了。街上來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陣從黃浦江上吹來的日暮的涼風，吹得我打了幾個冷瑟。我回到了我的房裏，把蠟燭點上。向二妹的房門一照，知道她還沒有回來。那時候我腹中雖則饑餓得很，但我剛買來的那包糖食怎麼也不願意打開來。因為我想等二妹回來同她一道吃。我一邊拿出書來看，一邊口裏儘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許多時候，二妹終不同

來，我的疲倦不知什麼時候出來戰勝了我，就靠在書堆上睡着了。

(四)

二妹回來的響動把我驚醒的時候，我見我面前的一枝十二混司一包的洋蠟燭已經點去了二寸的樣子，我問她是什麼時候了？她說：

“十點的汽管剛剛放過。”

“你何以今天回來得這樣遲？”

“廠裏因為銷路大了，要我們作夜工。工錢是增加的，不過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夠，不做是不行的。”

她講到這裏，忽而滾了兩粒眼淚出來，我以為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動了傷感，一邊心裏雖在可憐她，但一邊看了她這同小孩似的脾氣，却也感

着了些兒快樂。把糖食包打開，請她吃了幾個之後，我就勸她說：

“初作夜工的時候不慣，所以覺得困倦，作慣了以後，也沒有什麼的。”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書疊成的桌上，吃了幾個巧格力，對我看了幾眼，好像是有話說不出來的樣子。我就催她說：

“你有什麼話說？”

她又沈默了一會，便斷斷續續的問我說：

“我……我……早想問你了，這幾天晚上，你每晚在外邊，可在與壞人作夥友麼？”

我聽了她這話，倒吃了一驚，她好像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與小竊惡棍混在一塊。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為我的行為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連續着說：

“你何苦要吃這樣好的東西，要穿這樣好的衣



服。你可知道這事情是靠不住的。萬一被人家捉了去，你還有什麼面目做人。過去的事情不必去說牠，以後我請你改過了罷。……”

我儘是張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為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無從辯解起。她沈默了數秒鐘，又接着說：

“就以你吸的烟而論，每天若戒絕了不吸，豈不可省幾個銅子。我早就勸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廠的烟，你總是不聽。”

她講到了這裏，又忽而落了幾滴眼淚。我知道這是她為怨恨N工廠而滴的眼淚，但我的心裏，怎麼也不許我這樣的想，我總要把牠們當作因規勸我而洒的。我靜靜兒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經鎮靜下去之後，就把昨天的那封掛號信的來由說給她聽，又把今天的取錢買物的事情說了一遍。最後更

將我的神經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說了。她聽了我這一番辯解，就信用了我，等我說完之後，她頰上忽而起了一點紅暈，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像是怕羞似的說：

“噢，我錯怪你了，我錯怪你了。請你不要多心，我本來是沒有歹意的。因為你的行為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裏去。你若能好好兒的用功，豈不是很好麼？你剛纔說的那——叫什麼的——東西，能夠賣五塊錢，要是每天能做一個，多麼好呢？”

我看了她這種單純的態度，心裏忽而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我想把兩隻手伸出去擁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說：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現在處的是什麼境遇！你想把這純潔的處女毒殺了麼？惡魔，惡魔，你現在是沒有愛人的資格的呀！”

我當那種感情起來的時候，曾把眼睛閉上了幾秒鐘，等聽了理性的命令以後，我的眼睛又開了開來，我覺得我的周圍，忽而比前幾秒鐘更光明了。對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說：

“夜也深了，你該去睡了罷！明天你還要上工去的呢！我從今天起，就答應你把紙煙戒下來罷。”

她聽了我這話，就站了起來，很喜歡的回到她的房裏去睡了。

她去之後，我又換上一枝洋蠟燭，靜靜兒的想了許多事情：

“我的勞動的結果，第一次得來的這五塊錢已經用去了三塊了。連我原有的一塊多錢合起來，付房錢之後，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來，如何是好呢！

就把這破綿袍子去當罷！但是當舖裏恐怕不

要。

這女孩子真是可憐，但我現在的境遇，可是還趕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強迫她做，我是想找一點工作，終於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勞動罷！啊啊，但是我這一雙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黃包車的重力。

自殺！我有勇氣，早就幹了。現在還能想到這兩個字，足證我的志氣還沒有完全消磨盡哩！

哈哈哈哈哈！今天的那無軌電車的機器手！他罵我什麼來？

黃狗，黃狗倒是一個好名詞，

.....

.....”

我想了許多零亂斷續的思想，終究沒有一個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窮狀來。聽見工廠的汽

笛，好像在報十二點鐘了，我就站了起來，換上了白天那件破綿袍子，仍復吹熄了蠟燭，走出外面去散步去。

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還有幾家點着了紅綠的電燈，在那裏彈罷拉拉衣加。一聲二聲清脆的歌音，帶着哀調，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在那裏賣錢的歌唱。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沈沈的蓋在那裏。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但星的近處，黝黝看得出來的天色，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 薄 奠

### (上)

一天晴朗的春天的午後，我因為天氣太好，坐在家裏，覺得悶不過，吃過了較遲的午飯，帶了幾個零用錢，就跑出外面去逛去。北京的晴空，顏色的確與南方的蒼穹不同。在南方無論如何晴快的日子，天上總有一縷薄薄的纖雲飛着，並且天空的藍色，總帶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味，北京的晴空却

不是如此，天色一碧到底，你站在地上對天注視一會，身上好像能生出兩翼翅膀來，就要一揚一擺的飛上空中去的樣子。這可是單指不起風的時候而講，若一起風，則人在天空下眼睛都睜不開，更說不到晴空的顏色如何了。那一天的午後，空氣非常澄靜。天色真青得可憐，我在街上夾在那些快樂的北京人士中間，披了一身和暖的陽光，不知不覺，竟走到了前門外最熱鬧的一條街上。踏進了一家賣燈籠的店裏，買了幾張奇妙的小畫，重新回上大街緩步的時候，我忽而聽出了一陣中國戲園特有的那種原始的鑼鼓聲音來。我的兩隻腳就受了這聲音的牽引，自然而然的踏了進去。聽戲聽到了第三齣，外面忽而起了烏烏的大風，戲園的屋頂也有些兒搖動。戲散之後，推來讓去的走出戲園，撲面就來了一陣風沙。我眼睛閉了一忽，走上大街來雇車，車夫都要我七角六角大洋，不肯按照規矩折

價。那時候天雖則還沒有黑，但因為風沙飛滿在空中，所以沈沈的大地上，已經現出了黃昏前的急景。店家的電燈，也都已上火，大街上汽車馬車洋車擠塞在一處。一種車鈴聲叫喚聲，并不知從何處來的許多雜音，儘在那裏奏錯亂的交響樂。大約是因為夜宴的時刻逼近，車上的男子，定是去赴宴會，奇裝的女子，想來是去陪席的。

一則因為大風，二則因為正是一天中間北京人士最繁忙的時刻，所以我雇車竟雇不着，一直的走到了前門大街。爲了上舉的兩種原因，洋車夫強率昂價，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因零用錢化完，袋裏只有四五十枚銅子，不能應他們的要求，所以就下了決心，想一直走到西單牌樓再雇車回家。走下了正陽橋邊的步道，被一輛南行的汽車噴滿了一身灰土，我的決心，又動搖起來，含含糊糊的向道旁停着的一輛洋車問了一句，“嚶！四十枚拉巡捕廳



兒胡同拉不拉？”那車夫竟恭恭敬敬的向我點了點頭說：

“坐上罷！先生！”

坐上了車，被他向北的拉去，那麼大的風沙，竟打不上我的臉來，我知道那時候起的是南風了。我不坐洋車則已，若坐洋車的時候，總愛和洋車夫談閒話，想以我的言語來緩和他的勞動之苦，因為平時我們走路，若有一個朋友，和我們閒談着走，覺得不費力些。我從自己的這種經驗着想，老是在實行淺薄的社會主義，一邊高踞在車上，一邊向前面和牛馬一樣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談些無頭無尾的話。這一天，我本來不想開口，但看看他的彎曲的背脊，聽聽他嘿嘿的急喘，終覺得心裏難受，所以輕輕的對他說：

‘我倒不忙，你慢慢的走吧，你是那兒的車？’

“我是巡捕廳胡同西口的車。”

“你在那兒住家吓？”

“就在那南順城街的北口，巡捕廳胡同的拐角兒上。”

“老天爺不知怎麼的，每天刮這麼大的風。”

“是啊！我們拉車的也苦，你們坐車的老爺們也不快活，這樣的大風天氣，真真是招怪吓！”

這樣的一路講，一路被他拉到我寄住的寓舍門口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下車之後我數銅子給他，他却和我說起客氣話來，他一邊拿出了一條黑黝黝的手巾來擦頭上身上的汗，一邊笑着說：

“您帶着吧，我們是街坊，還拿錢麼？”

被他這樣的一說，我倒覺得難爲情了，所以雖祇應該給他四十枚銅子的，而到這時候却不得不把盡我所有的四十八枚銅子都給了他。他道了謝，拉着空車在灰黑的道上向西邊他的家裏走去，我呆呆的目送了他一程，心裏却在空想他的家庭。

——他走回家去，他的女人必定遠遠的聞聲就跑出來接他。把車斗裏的銅子拿出，將車交還了車行，他回到自己屋裏來打一盆水洗洗手臉，吸幾口烟，就可在洋燈下和他的妻子享受很健康的夜膳。若他有興致，大約還要喝一二個銅子的白甘。喝了微醉，講些東西南北的廢話，他就可以抱了他的女人小孩，鑽進被去酣睡。這種酣睡，大約是他們勞動階級的唯一享樂。

“啊啊！……”

空想到了此地，我的感傷病又發了。

“啊啊！可憐我兩年來沒有睡過一個整整的全夜！這倒還可以說是因病所致，但是我的遠隔在三千里外的女人小孩，又爲了什麼，不能和我在一處享樂吃苦呢？難道我們是應該永遠隔離的麼？難道這也是病魔？……總之是我不好，是我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啊啊，你這車

夫，你這向我道謝，被我憐憫的車夫，我不如你吓，我不如你！”

我在門口灰闇的空氣裏呆呆的立了一回，忽而想起了自家的身世，就不知不覺的心酸起來，紅潤的眼睛，被我所依賴的主人看見，是不大好的，因此我就復從門口走了下來，遠遠的跟那洋車走了一段。跟牠轉了灣，看那車夫進了胡同拐角上的一間破舊的矮屋，我又走上平則門大街去跑了一程，等天黑了，纔走回家來吃晚飯。

自從這一回後，我和他的洋車，竟有了緣分，接連的坐了牠好幾次。他和我也漸漸的熟起來了。

(中)

平則門外，有一道城河。河道雖比不上朝陽門外的運河那麼寬，但春秋雨霽，綠水粼粼，也儘

浮着錦帆，乘風南下。兩岸的垂楊古道，倒影入河水中間，也大有板渚隨堤的風味。河邊隙地，長城一片綠蕪，晚來時候，老有閒人在那裏調鷹放馬。太陽將落未落之際，站在這城河中間的渡船上，往北望去，看得出西直門的城樓，似煙似霧的，溶化成金碧的顏色，颯颯在兩岸垂楊夾着的河水高頭。春秋佳日，向晚的時候，你若一個人上城河邊上來走走，好像是在看後期印象派的風景畫，幾乎能使你忘記是身在紅塵十丈的北京城外。西山數不盡的諸峯，又如笑如眠，帶着紫蒼的暮色，靜躺在綠蔭起伏的春野西邊，你若叫牠一聲，好像是這些遠山，都能慢慢的走上你身邊來的樣子。西直門外又有幾處養鵝鴨的莊園，所以每天午後，城河裏老有一對一對的白鵝在那裏游泳。夕陽最後的殘照，從楊柳陰中透出一兩條光線來，射在這些浮動的白鵝背上時，愈能顯得這幅風景的活潑鮮靈，別饒風

致。我一個人渺焉一身，寄住在人海的皇城裏，衷心鬱鬱，老感着無聊。無聊之極，不是從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戲園茶樓 娼寮酒館，去夾在許多快樂的同類中間，忘却我自家的存在，和他們一樣的學習醉生夢死，便獨自一個跑出平則門外，去享受這本地的風光。玉泉山的幽靜，大覺寺的深邃，並不是對我沒有魔力，不過一年有三百五十九日窮的我，斷沒有餘錢，去領略牠們的高尙的清景。五月中旬的有一天午後，我又無端感着了一種悲憤，本想上城南的快樂地方，去尋些慰安的，但袋裏連幾個車錢也沒有了，所以只好走出平則門外，去坐在楊柳陰中，盡量地呼吸呼吸西山的爽氣。我守着西天的顏色，從濃藍變成淡紫，一忽兒，天的四圍又染得深紅了，遠遠的法國教會堂的屋頂和許多綠樹梢頭，剎那間返射了一陣赤赭的殘光，一忽兒空氣就變得澄蒼靜肅，視野內招喚注意的物體，什

麼也沒有了。四周的物影，漸漸散亂起來，我也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無意識地滴了幾滴眼淚，就慢慢的真是非常緩慢，好像在夢裏遊行似的，走回家來。進平則門往南一拐，就是南順城街，南順城街路東的第一條胡同便是巡捕廳胡同。我走到胡同的西口，正要進胡同的時候，忽而從角上的一間破屋裏漏出了幾聲大聲來。這聲音我覺得熟得很，少微用了一點心力，回想了一想，我馬上就記起那個身材瘦長，臉色黝黑，常拉我上南城去的車夫來。我站住靜聽了一會，聽得他好像在和人拌嘴。我坐過他許多次數的車，他的脾氣是很好的，所以聽到他在和人拌嘴，心裏倒很覺得奇怪。看他的樣子，好像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但他自己說今年只有四十二歲。他平常非常沈默寡言，不過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却總來回答你一句兩句。他身材本來很高，但是不曉是因為社會的壓迫呢，還是因為

他天生的病癥，背脊却是灣着，看去好像不十分高。他臉上浮着的一種謹慎的勞動者特有的表情，我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他好像是在默想他的被社會虐待的存在是應該的樣子，又好像在這沈默的忍苦中間，表示他的無限的反抗，和不斷的掙扎的樣子。總之他那一種沈默忍受的態度，使人家見了便能生出無限的感慨來。況且是和他社會的地位相去無幾，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平常坐他的車，和他談話的時候，總要感着一種抑鬱不平的氣，橫上心來，而這種抑鬱不平之氣，他也無處去發洩，我也無處去發洩，只好默默的悶受着，即使悶受不過，最多亦祇能向天長嘯一聲。有一天我在前門外喝醉了酒，往一家相識的人家去和衣睡了半夜，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弦月上昇的時刻了。我從韓家潭雇車雇到西單牌樓，在西單牌樓，換車的時候，又遇見了他。半夜酒醒，從灰白死寂，除了



一乘兩乘汽車飛過，攪起一陣灰來，此外別無動靜的長街上，慢慢被拖回家來，這種悲哀的情調，已儘夠我消受的了，況又遇着他，一路上聽了他許多不堪再聽的話……他說這個年頭兒真教人生存不得。他說洋價漲了一個兩箇銅子，而煤米油鹽，都要各漲一倍。他說洋車出租的東家，真會挑剔，一根骨子彎了一點，一箇小釘不見了，就要賠許多錢。他說他一天到晚拉車，拉來的幾箇錢還不夠供洋車租主的絞榨，皮帶破了，弓子彎了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說他的女人不會治家，老要白化錢。他說他的大小孩今年八歲，二小孩今年三歲了。……我默默的坐在車上，看看天上慘澹的星月，經過了幾條灰黑靜寂的狹巷，細聽着他的一條條的訴說，覺得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箇人的苦楚。我真想跳下車來，同他抱頭痛哭一場，但是我著在身上的的一件竹布長衫，和盤在腦裏的一堆教育的繩距，

把我的直率的情感縛住了。自從那一晚以後，我心裏存了一種怕與他相見的思想，所以和他不見了半箇多月。這一天日暮，我自平則門走回家來，聽了他在和人吵鬧的聲音，心裏竟起了一種自責的心思，好像是不應該躲避開這箇可憐的朋友，至半月之久的樣子。我靜聽了一忽，纔知道他吵鬧的對手，是他的女人。一時心情被他的悲慘的聲音所挑動，我竟不待回思，一脚就踏進了他住的那所破屋。他的住房，只有一間小屋，小屋的一半，却被一箇大炕占據了去。在外邊天色雖還沒有十分闌黑，但在他那矮小的屋內，却早已黑影沈沈，辨不出物體來了。他一手插在腰裏，一手指着炕上縮成一堆，坐在那裏的一箇婦人，一聲兩聲的在那裏數罵。兩箇小孩，爬在炕的裏邊，我一進去時，只見他自家一箇站着的背影，他的女人和小孩，都看不出來。後來招呼了他，向他手指着的地方看去，纔看出

了一箇女人，又站了一忽，我的眼睛在黑闇裏經慣了，重復看出了他的兩箇小孩。我進去叫了他一聲，問他爲什麼要這樣的動氣，他就把手一指，指着炕沿上的那女人說：

“這身東西把我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三塊多錢，一下子就化完了。去買了這些細屍體的布來。……”

說着他用脚一跌，地上果然滾了一包白色的布出來。他一邊向我問了些寒暄話，一邊就簇緊了眉頭說：

“我的心思，她們一點兒也不曉得，我要積這幾塊錢幹什麼？我不過想自家去買一輛舊車來拉，可以免掉那車行的租錢呀！天氣熱了，我們窮人，就是光着脊肋兒，也有什麼要緊？她却要去買這些白洋布來做衣服。你說可氣不可氣啊？”

我聽了心裏雖則也爲他難受，但口上只好安慰他說：

“做衣服倒也是要緊的，積幾個錢，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但須忍耐着，三四塊錢是不難再積起來的。”

我說完了話，忽而在沈沈的靜寂中，從坑沿上聽出了幾聲暗泣的聲音來。這時候我若袋裏有錢，一定要全部拿出來給他，請他息怒。但是我身邊一摸，却摸不着一個銅銀的貨幣。呆呆的站着，心裏打算了一會，我覺得終究沒有方法好想。正在着惱的時候，我裏邊小褂袋裏唧唧響着的一個銀表的針步聲，忽而敲動了我的耳膜。我知道若在此時，當面把這銀表拿出來給他，他是一定不肯受的，遲疑了一會，我想出了一個主意，乘他不注意的時候，悄悄的把表拿了出來。和他講着些慰勸他的話，一邊我走上前去了一步，順手把表攔在一張半

破的桌上。隨後又和他交換了幾句言語，我就走出來了。我出到了門外，走進胡同，心裏感得的一種沈悶，比午後上城外去的時候更甚了。我只恨我自家太無能力，太沒有勇氣。我仰天看看，在深沈的天空裏，只看出了幾顆星來。

第二天的早晨。我剛起床，正在那裏刷牙的時候，聽見門外有人打門。出去一看，就看見他拉着車站在門口。他問了我一聲好，手向車斗裏一摸，就把那個表拿出來問我說：

“先生這是你的吧！你昨晚上掉下的吧！”

我聽了臉上紅了一紅，馬上就說：

“這不是我的，我並沒有掉表。”

他連說了幾聲奇怪，把那表的來歷說了一陣，見我堅不肯認，也就沒有方法，收起了表，慢慢的拉着空車向東走了。

## (下)

夏至以後，北京接連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我因爲一天晚上，沒有蓋被睡覺，惹了一場很重的病，直到了二禮拜前，才得起床。起床後第三天的午後，我看看久雨新霽，天氣很好，就拿了一根手杖，踏出門去。因爲這是病後第一次的出門，所以出了門就走往西邊，依舊想到我平時所愛的平則門外的河邊去閒行。走過那胡同角上的破屋的時候，我只看見門口立了一羣人，在那裏看熱鬧。屋內有人在低聲啜泣。我以為那拉車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鬧了，所以也就走了過去，去看熱鬧；一邊我心裏却暗暗的想着：

“今天若他們再因金錢而爭吵，我却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爲那時候我家裏寄出來爲我作醫藥費的錢還沒有用完，皮包裏還有幾張五塊錢鈔票收藏着，

我踏近前去一看，破屋裏並沒有拉車的影子，只有他的女人坐在炕沿上哭，一個小一點的小孩，坐在地上他母親的腳跟前，也在陪着她哭。看了一會，我終摸不着頭腦，不曉得她爲什麼要哭。和我一塊兒站着的人，有的唧唧的在那裏嘆息，有的也拿出手巾來在擦眼淚說：“可憐哪，可憐哪！”我向一個立在我旁邊的中年婦人問了一番，纔知道她的男人，前幾天在南下窪的大水裏淹死了。死了之後，她還不曉得，直到第二天的傍晚，由拉車的同伴，認出了他的像貌，纔跑回來告訴她。她和她的兩個兒子，得了此信，冒雨走南橫街南邊的屍場去一看，就大哭了一陣。後來她自己也跳在附近的一個水池裏自盡過一次，經她兒子的呼救，附近的居民，費了許多氣力，纔把她撈救上來。過了一天由那地方的慈善家，出了錢把她的男人埋葬完畢，且給了她三十劬麵票，八十吊銅子，方送她回來。回來之後，她

白天晚上，只是哭，已經哭了好幾天了。我聽了這一番消息，看了這一場光景，心裏只是難受，同一兩個月前頭，半夜從前門回來，坐在她男人的車上，聽他的訴說時一樣，覺得這些光景，決不是她一個人的。我忽而想起了我的可憐的女人，又想起了我的和那在地上哭的小孩一樣大的龍兒，也覺得眼睛裏熱起來，癢起來了。我心裏正在難受，忽而從人叢裏擠來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赤足袒胸的跑了進來。他小手裏拿了幾個銅子蹣手蹣腳的對她說：

“媽，你瞧，這是人家給我的。”

看熱鬧的人，看了他那小臉上的嚴肅的表情，和他那小手的滑稽的樣子，有幾個笑着走了，只有兩個以手巾擦着眼淚的老婦人，還站在那裏，我看看周圍的人數少了，也就踏了進去問她說：

“你還認得我麼？”

她舉起腫紅的眼睛來，對我看了一眼，點了一



點頭，仍復伏倒頭去在哀哀的哭着。我想叫她不要哭，但是看看她的情形，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默默的站着，眼睛看見她的瘦削的雙肩一起一縮的在抽動。我這樣的靜立了三五分鐘，門外又忽而擠了許多人攔來看我。我覺得被他們看得不耐煩了，就走出了一步對他們說：

“你們看什麼熱鬧？人家死了人在這裏哭，你們有什麼好看？”

那八歲的孩子，看我心裏發了惱，就走上門口，把一扇破門關上了，喀丹一響，屋裏忽而暗了起來，他的哭着的母親，好像也爲這變化所驚動，一時止住哭聲，擎起眼來看她的孩子和離門不遠呆立着的我。我乘此機會，就勸她說：

“看養孩子要緊，你老是哭也不是道理，我若可以幫你的忙，我總沒有不爲你出力的。”

她聽了這話，一邊啜泣，一邊斷斷續續的說：

“我……我……別的都不怪，我……只……只怪他何以死了那麼快。也……也不知他……他是自家沈河的呢？還是……”

她說了這一句又哭起來了，我沒有方法，就從袋裏拿出了皮包，取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遞給她說：

“這雖然不多，你拿着用吧！”

她聽了這話，又止住了哭，啜泣着對我說：

“我……我們……是不要錢用，只……只是他……他死得……死得太可憐了。……他……他活着的時候，老……老想自己買一輛車，但是……但是這心願兒終究沒有達到。……前天我我到冥衣舖去定一輛紙糊的洋車，想燒給他，那一家掌櫃的要我六塊多錢，我沒有定下來。你……你老爺心好，請你請你老爺去買一輛好好的紙車來燒給他吧！”

說完她又哭了。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愈覺得難受，呆呆的立了一忽，只好把剛纔的那張鈔票收起，一邊對她說：

“你別哭了吧！他是我的朋友，那紙糊的洋車，我明天一定去買了來。和你一塊去燒到他的墳前去。”

又對兩個小孩說了幾句話，我就打開門走了出來。我從來沒有辦過喪事，所以尋來尋去，總尋不出一家冥衣舖來定那紙糊的洋車。後來直到四牌樓附近，找定了一家，付了他錢，要他趕緊爲我糊一輛車。

二天之後，那紙洋車糊好了，却巧天氣也不下雨，我早早吃了午飯，就雇了四輛洋車，同她及兩個小孩一道去上她男人的墳。車過順治門內大街的時候，因爲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車上祇載着一輛紙糊的很美麗的洋車和兩包錠子，大街上來往的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原书空白页

## 小春天氣

### (一)

與筆硯疏遠以後，好像是經過了不少日數的樣子。我近來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兒也沒有了。總之案頭堆着的從南邊來的兩三封問我何以老不寫信的家信，可以作我久疏筆硯的明證。所以從頭計算起來，大約自我發表最後的一篇整個兒的文字到現在，總已有一年以上，而自我的右手五指，拋

離紙筆以來，至少也得有兩三個月的光景。以天地之悠悠，而來較量這一年或三個月的時間，大約總不過似駱駝身上的半截毫毛，但是由先天不足，後天虧損——這是我們中國醫生常說的話，我這樣的用在這裏，請大家不要笑我——的我說來，渺焉一身，寄住在這北風涼冷的皇城人海中間，受盡了種種欺凌侮辱，竟能安然無事的經過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却是一種摩西以後的最大奇蹟。

回想起來這一年的歲月，實在是悠長得很呀！綿綿鐘鼓初長的秋夜，我當衆人睡盡的中宵，一個人在六尺方的臥房裏踏來踏去，想想我的女人，想想我的朋友，想想我的暗淡的前途，曾經熏燒了多少枝的短長煙捲？睡不着的時候，我一個人拿了蠟燭，幽腳幽手的跑上廚房去燒些風鷄糟鴨來下酒的事情，也不止三次五次。而由現在回顧當時，那時候初到北京後的這種不安焦燥的神情，却祇似

兒時的一場惡夢，相去好像已經有十幾年的樣子，你說這一年的歲月對我是長也不長？

這分外的覺得歲月悠長的事情，不僅是意識上的問題，實際上這一年來我的肉體精神兩方面，都印上了這人家以為很短而在我却是很長的時間的烙印。去年十月在黃浦江頭送我上船的幾位可憐的朋友，若在今年此刻，和我相遇於途中，大約他們看見了我，總祇是輕輕的送我一瞥，必定仍復要不改常態地向前走去的。（雖則我的心裏在私心默禱，使我遇見了他們，不要也不認識他們！）

這一年的中間，我的衰老的氣象，實在是太急速的侵襲到了，急速的，真真是很急速的。“白髮三千丈”一流的誇張的比喻，我們暫且不去用牠，就減之又減的打一個折扣來說罷，我在這一年中間，至少也的確的確的長了十歲年紀。牙齒也掉了，記憶力也消退了，對鏡子剃削鬚髭的早晨，每天都



很驚異地往後看一看 以爲鏡子裏返映出來的，是別一個站在我後面的沒有到四十歲的半老人。腰間的皮帶，儘是一個窟窿一個窟窿的往裏縮，後來現成的孔兒不夠，却不得不重用鑽子來新開，現在已經開到第二個了。最使我傷心的，是當人家欺凌我侮辱我的時節，往日很容易起來的那一種憤激之情，現在却怎麼也鼓勵不起來了。非但如此，當我覺得受了最大的侮辱的時候，不曉從何處來的一種滑稽的感想，老要使我作起會心的微笑來。不消說年青時候的種種妄想，早已消磨得乾乾淨淨，現在我連自家的女人小孩的生存，和家中老母的健否等問題都想不起來，有時候上街去雇得着車，坐在車上，只想車夫走走向陽的地方去——因爲我現在忽而怕起冷來了——慢一點兒走，好使我飽看些街上來往的行人，和組成現代的人同世界的形形色色。看倦了，走倦了，跑回家來，只思弄一

點美味的東西吃吃，並且一邊吃，一邊還要想出如何能夠使這些美味的東西吃下去不會飽脹的方法來，因為我的牙齒不好，消化不良，美味的東西，老怕不能一天到晚不間斷的吃過去。

## （二）

現在我們在這裏所享有的，是一年中間最好不過的十月。江北江南，正是小春的時候。況且世界又是大同，東洋車，牛車，馬車上，一閃一閃的在微風裏飄蕩的，都是些除五色旗外的世界各國的旗子。天色蒼蒼，又高又遠，不但我們大家酣歌笑舞的聲音，達不到天聽，就是我們的哀號狂泣，也和耶和華的耳朵，隔着蓬山幾千萬壘。生逢這樣的太平盛世，依理我也應該向長安的落日，遙進一杯祝頌南山的壽酒，但不曉怎麼的，我自昨天以來，明鏡似的心裏，又忽而起了一層翳障。

仰起頭來看看青天，空氣澄澈得怖人，各處散射在那裏的陽光，又好像要對我說一句什麼可怕的話，但是因為愛我憐我的緣故，不敢馬上說出來的樣子。腳底下鋪着的掃不盡的落葉，忽而索落索落的響了一聲，待我低下頭來，向發出聲音來的地方望去，却又看不出什麼動靜來了，這大約是我們庭後的那一顆槐樹，又擺脫了一葉負擔了罷。正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家裏的人，都出去了，我因為孤零了一個人在屋裏坐不住，所以才踱到院子裏來的，然而在院子裏站了一忽，也覺得沒有什麼意思，昨晚來的那一點小小的憂鬱，仍復籠罩在我的心上。

當半年前，每天只是憂鬱的連續的時候，倒反而有一種餘裕來享樂這一種憂鬱，現在連快樂也享受不了的我的脆弱的身心，忽而沾染了這一層雖則是很淡很淡，但也好像是很深的隱憂，只覺得

坐立都是不安。沒有方法，我就把香烟連續的吸了好幾枝。

是神明的攝理呢？還是我的星命的佳會？正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門鈴兒響了。小朋友 G 君，背了水彩畫具架進來說：

“達夫，我想去郊外寫生，你也同我去郊外走走吧！”

G 君年紀不滿二十，是一位很活潑的青年畫家，因為我也很喜歡看畫，所以他老上我這裏來和我講些關於作畫的事情。據他說，“今天天氣太好，坐在家裏，太對大自然不起，還是出去走走的好。”我換了衣服，一邊和他走出門來，一邊在告訴門房“中飯不來吃，叫大家不要等我”的時候，心裏所感得的喜悅，真覺得怎麼也形容不出來。

(三)

本來是沒有一定目的地的我們，到了路上，自然而然的走向西去，出了平則門。陽光不問城內城外，一例的很豐富的灑在那裏。城門附近的小攤兒上，在那裏攤開花生來的小販，大約是因爲他穿着的那件寬大的夾襖的原因罷，覺得他的身上也返映着有一味秋氣。茶館裏的茶客，和路上來往的行人，在這樣和煦的太陽光裏，面上總脫不了一副貧陋的顏色，我看看這些人的樣子，心裏又有點不舒服起來，所以就叫 G 君避開城外的大街沿城折往北去。夏天常來的這城下長堤上，今天來往的大車特別的少。道旁的楊柳，顏色也變了，影子也疎了。城河裏的淺水，依舊映着晴空，返射着日光，實際上和夏天並沒有什麼區別，但我覺得總似乎有一種寂寥的感覺，浮在水面的樣子。抬頭看看對岸，遠近一排半凋的林木，縱橫交錯的列在空中。大地的顏色，也不似夏日的龍蔥，地上的淺草都已

枯盡，帶起淺黃色來了。法國教堂的屋頂，也好像失了勢力似的，在半凋的樹林中孤立在那裏。與夏天一樣的，只有一排西山連亘的峯巒。大約是今天空氣格外澄鮮的緣故罷，這排明褐色的屏障，覺得是近得多了，的確比平時近得多了。此外瀰漫在空際的，只有明藍澄潔的空氣，悠久廣大的天空和飽蹙的陽光，和暖的陽光。隔岸堤上，忽而走出了兩個著灰色制服的兵來。他們拖了兩個斜短的影子，默默的在向南的行走。我見了他們想起了前幾天平則門外的搶劫的事情，所以就對 G 君說

“我看這裏太遼闊，取不下景來，我們還是進城去吧！上小館子去吃了午飯再說。”

G 君踏來踏去的看了一會，對我笑着說：“近來不曉怎麼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神祕的靈感，常常閃現在我的腦裏。今天是不成了，沒有帶顏料和油畫的傢伙來。”他說着用手向遠

處教堂一指，同時又接着說：

“幾時我想畫畫教堂裏的宗教畫看。”

“那好得很啊！”

貓貓虎虎的這樣回答了一句，我就轉換方向，慢慢的走回到城裏來了。落後了幾步，他也背着畫具，慢慢的跟我走來。

#### (四)

喝了兩斤黃酒，吃得滿滿的一腹。我和 G 君坐在洋車上，被拉往陶然亭去的時候，太陽已經打斜了。本來是有點醉意，又被午後的陽光一烘，我坐在車上，眼睛覺得漸漸的朦朧起來。洋車走盡了粉房琉璃街，過了幾處高低不平的新開地，交入南下窪曠野的時候，我向右邊一望，只見幾列鱗鱗的屋瓦，半隱半現的在西邊一帶的疏林裏跳躍。天色依舊是蒼蒼無底，曠野裏的雜糧，也已割盡，四面

望去，只是洪水似的午後的陽光，和遠遠躺在陽光裏的矮小的壇殿城池。我張了一張睡眼，向周圍望了一圈，忽笑向 G 君說：

“秋氣滿天地，胡爲君遠行，這兩句唐詩真有意思，要是今天是你去法國的日子，我在這裏餞你的行，那麼再比這兩句詩適當的句子怕是沒有了，哈哈……”

只喝了半小杯酒，臉上已漲得潮紅的 G 君也笑着對我說：

“唐詩不是這樣的兩句，你記錯了吧！”

兩人在車上笑說着，洋車已經走入了陶然亭近邊的蘆花叢裏，一片灰白的毫芒，無風也自己在那裏作浪。西邊天際有幾點青山隱隱，好像在那裏笑着對我們點頭。下車的時候，我覺得支持不住了，就對 G 君說：

“我想上陶然亭去睡一覺，你在這裏晝吧！現



在總不過兩點多鐘，我睡醒了再來找你。”

(五)

陶然亭的聽差的來搖我醒來的時候，西窗上已經射滿了紅色的殘陽。我洗了手臉，喝了二碗清茶，從東面的台階上下來，看見陶然亭的黑影，已經越過了東邊的道路，遮滿了一大塊道路東面的蘆花水地。往北走去，只見前後左右，儘是茫茫一片的白色蘆花。西北抱冰堂一角，擴張着陰影，而側面的高處，滿掛了夕陽最後的餘光，在那裏催促農民的息作。穿過了香塚鸚鵡塚的土堆的東面，在一條淺水和墓地的中間，我遠遠認出了 G 君的側面朝着斜陽的影子。從蘆花鋪滿的野路上走去，將走近 G 君背後的時候，我忽而氣也吐不出來，向西的瞪目呆住了。這樣偉大的，這樣迷人的落日的遠景，我却從來還沒有看見過。太陽離山，大約不過

盈尺的光景，點點的遙山，淡得比春初的嫩草，還要虛無縹渺。監獄裏的一架高亭，突出在許多有譜調的樹林的枝幹高頭。蘆根的淺水，滿浮着蘆花的絨穗，也不像積絨，也不像銀河。蘆萍開處，忽映出一道細狹而金赤的陽光，高衝牛斗。同是在這返光裏飛墮的幾簇蘆絨，半邊是紅，半邊是白。我向西呆看了幾分鐘，又回頭向東北三面環眺了幾分鐘，忽而把什麼都忘掉了，連我自家的身體也忘掉了。

上前走了幾步，在灰闇中我看見 G 君的兩手，正在忙動。我叫了一聲，G 君頭也不朝轉來，很急促的對我說：

“你來，你來，來看我的傑作！”

我走近前去一看，他畫架上，懸在那裏，正在上色的，並不是夕陽，也不是蘆花，畫的中間，向右斜曲的，却是一條顏色很沈滯的大道，道旁是一處

陰森的墓地，墓地的背後，有許多灰黑凋殘的古木，橫叉在空間。枯木林中，半彎下弦的殘月，剛昇起來，冰冷的月光，模糊隱約的照出了一隻停在墓地樹枝上的貓頭鷹的半身。顏色雖則還沒有上全，然而一道逼人的冷氣，却在從這幅未完的畫面裏直向觀者的臉上噴發。我簇緊了眉峯，對這畫面靜看了幾分鐘，抬起頭來正想說話的時候，覺得太陽已經完全下山了，四面的薄暮的光景也比一刻前促迫了。尤其是使我驚恐的，却是當我抬起頭來的時候，在我們的西北的墓地裏，也有一個很淡很淡的黑影，動了一動。我默默的停了一會，驚心定後，再朝轉頭來看東邊天上的時候，却見了一痕初五六的新月，懸掛在空中。又停了一會，把驚恐之心，按捺了下去，我纔慢慢的對G君說：

“這一張小畫，的確是你的傑作，未完的傑作，太晚了，快快起來，我們走罷！我覺得冷得

很。”我話沒有講完，又對他那張畫看了一眼，打了一個冷瘧，忽而覺得毛髮都竦豎了起來，同時自昨天來在我胸中盤踞着的 那種莫名其妙的 憂鬱，又籠罩上我的心來了。

G君含了滿足的微笑，儘在那裏閉了一隻眼睛——這是他的脾氣——細看他那未完的傑作。我催了他好幾次，他纔起來收拾畫具。我們二人慢慢的走回家來的時候，他也好像倦了，不願意講話，我也爲那種憂鬱所侵襲，不想開口，兩人默默的走到燈火熒熒的民房很多的地方，G君開口問我說：

“這一張畫的題目，我想叫牠作‘殘秋の日暮’，你說好不好？”

“畫上的表現，豈不是半夜的景象麼？何以叫日暮呢？”

他聽了我這句話，又含了神祕的微笑說：

“這就是今天早晨我和你談的神祕的靈感嘍！”

我畫的畫，老喜歡依畫畫時候的情感節季來命題，畫面和畫題合不合，我是不管的。”

“那麼，‘殘秋の日暮’也覺得太衰颯了，況且現在已經入了十月，十月小陽春，那裏是什麼殘秋呢？”

“那麼我這張畫就叫作‘小春’吧！”

這時候我們已經走進了一條熱鬧的橫街，兩人各雇着洋車，分手回來的時候，上弦的新月，也已起來得很高了。我一個人搖來搖去的被拉回家來，路上經過了許多無人來往的烏黑的僻巷。僻巷的空地道上，縱橫倒在那裏的，只是些房屋和電桿的黑影。從燈火輝煌的大街，忽而轉入這樣僻靜的地方的時候，誰也會發生一種奇怪的感覺出來，我在這初月微明的天蓋下面蒼茫四顧，也忽而好像是遇見了什麼似的，心裏的那一種莫名其妙的憂鬱，更深起來了。（一九二四）十三年舊曆十月初七日

## 煙 影

### (一)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為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為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馬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慢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凍天寒，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廓，却依舊是秋光澄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

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塵市，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灣，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脚步，尋出原來的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很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斜通東西的大

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艷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吃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線路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枯寂的微笑，急遽地問了一聲；問



後他馬上搶上前去，伸出手來去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文樸被他朋友問，倒被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了。因為他這一次在××大學教書，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的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在在皆是，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成性，決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的。況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樸，若冒了烽鏑，往北進行，那這時候恐難免不為亂兵所殺戮。本來生死的問題，由文樸眼裏看來，原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

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容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中國軍人來砍殺，他以為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也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的這一問，提醒了他目下的進退兩難的境況，且使他回想起了一個月前頭，幾個兇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著，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也有點駝了。喂，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鬪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

硬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攔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引他談到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香煙盒子來獻給他道：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腳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

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煙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為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空把盒子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烟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烟，輕輕地對他說：

“這烟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

文樸手裏拿了烟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向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為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於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的。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烟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飛奔了過去。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腳，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倫敦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然相逢，在夕陽將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海上，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

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寓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滿擠着了些從學校裏回家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電燈，他也就輕輕地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牀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像上去。把懷中的鐵鑰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尙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看

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牀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一雇車就跑到滬寧火車站去趕乘杭州的夜快車去。

###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溯錢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夠稍為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鬪互殺，那麼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人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的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為他的夫人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

半也許因為這富春江的山水，夠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嫵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葦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關面就有江岸烏柏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骨脫損的文牒，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



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頹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圍着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

跟着下了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麼？”

她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咳了幾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嫂嫂的口中，得聽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和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孀，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聽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驚震了一下。因為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錢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女人活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

坍塌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牀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牀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也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沈悶的霧圍氣，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親

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沈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撲吓撲，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個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只是軟頭貓那麼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想看的吧！……”

文禛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拚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撲吓撲，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心的對待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敷衍：

“樸吓樸，你的兒子，可以不必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敷衍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生離之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

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綉紋很多的母親的歪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燻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雙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雙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繼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不吃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鏗鏗的敲了兩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原书空白页

## 過 去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紛紛的同雹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

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C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很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

舒服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決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山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棚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不見。大約是在棚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

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看，只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

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顎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曲曲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把？”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

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呢？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噢，……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  
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  
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  
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  
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並且  
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握握一握手，笑  
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  
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  
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  
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二十



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的住宅。當時因爲我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

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為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雌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

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的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

老大和靄，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過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

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爲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爲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并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并且還時時以爲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爲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

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毫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三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買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

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的腳一樣。我也會為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腳嫩皙白，腳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腳，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腳，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腳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腳，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瘙癢。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腳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狠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

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取親，對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哩！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老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談笑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看，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捱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唇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

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爲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的在爲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爲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爲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

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歷新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惑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

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并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

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的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工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却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

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

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我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捱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幸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為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

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

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拼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闇闇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到上房

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的，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肌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着。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

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并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真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爲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會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

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到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



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

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

“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

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H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隴

## 微雪的早晨

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裏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纔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寄宿舍裏和他同住了兩個月，在圖書室裏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

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門去騎了一次驢子，纔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去京城只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裏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着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冊筆記簿，在那裏記錄先生所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般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裏卻很感着幾分親熱，因為他的座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裏留心的看着，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沈默怕羞的態度，心裏却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的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裏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裏對我看著。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就對我說：“您真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着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為和他在圖書室裏老是在一張桌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真好極了，上那兒去散散步罷！”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裏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為天氣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裏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不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那裏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着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驃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驃子是當然會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代騎驃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驢子麼？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驢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会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分，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驢子，騎向白雲觀去的路上，身上披滿了黃金的日光，肺部飽吸着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做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為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像。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榆樹的枝頭，清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

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裏耕耨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



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回，各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嘆：

“真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騾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裏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高。他告訴我說：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地燒香馳馬的，路上滿都擠着。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着，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說是得道的。老人堂裏更坐着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衆的行爲，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摸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

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置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裏用功，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却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一個讀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罵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為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寧寺的塔下去了一趟。寺裏有兵駐紮在那裏，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罵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廬，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在

他的後一排，遷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位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裏，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却沒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鐘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裏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皙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

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生究竟比中學生智識高一點，二則大約也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為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衆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開始考試，到了舊曆十二月底，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回家去過年；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彩烈地整理行篋，心裏每在洒喪家的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為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是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

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裏火爐也沒有，電燈也似乎滅了光，冷灰灰的蟄伏在那裏，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裏，看見的又都是些殘年的急景和來往忙碌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着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纔起床。餓着肚在房裏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罷，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裏着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加覺得對他不起了，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罷！家裏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爲什麼不回去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鐘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吃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纔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平時沈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却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灣的習氣，所以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裏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躲在灰白的層雲裏，吃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雇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裏落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殷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寥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裏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

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着了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着，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箱裏來，看去好像是驢子在那裏出汗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笑着說：

“李君！你醒醒罷！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殷家集吓！”

又走了一陣，車子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脚也盤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裏去一看，裏邊却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下，吃完了晚飯，他的媳婦

也出來爲我在一張暖坑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裏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腳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綿襖，和緊扎着腳的紅綿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爲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吃完晚飯之後，一早就上坑去睡了。他在裏間房裏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坑，我却沒有知道。

在他家裏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來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爲他傷心：第一是他婚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裏的貧窮。

北方的農家，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果，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裏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



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裏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裏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並且時時還要向家裏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纔看出了他在學校裏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的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裏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裏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

農，有地二百多頃。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却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裏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却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也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第一個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裏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為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

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儘可以爲你出力。”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他叫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

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也是不在少數。

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為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着，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我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厥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板的生活，上課下課，吃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為想家想得心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他自家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零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歷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並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為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

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為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裏，洒掃得很乾淨。西面的一間廂房，是他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裏。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裏。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裏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裏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裏的雜事。朱君對她，嚴謹沈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只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吃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來，上前面陳家去，以

爲朱君一定在她那裏坐着。然而到了那廂房裏，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姊姊呢？’他們回答說：‘病着，睡覺了。’

我回到朱家來，正想上坑去睡的時候，從前面門裏朱君卻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睛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我接到了他催我回京的信後，一時逆想到了這些細事，心裏到覺得有點好笑，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老朱！你大約也掉在戀愛裏了罷？”

陽歷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校裏來，床位飯案等事情，他早已爲我弄好，弄得和他在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

在第二，我卻在他的底下三名的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如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版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

平常本來是沈默的他，入了陽曆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拼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制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裏也着實爲他所動，可是到後來只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

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學期來更加用功了。晚



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坐在自修室裏點着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休養，保重身體。他卻昂然的對我說：

“像這樣的世界，像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偷生着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去睡罷！”

禮拜六的下午和禮拜天的早晨，我們本來是每禮拜約定上郊外去走走的；但他自從入了陽歷十月以後，不推托說是書沒有看完，就說是身體不好，總一個人留在寢室裏不出去。實際上，我看他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兩道很濃的眉毛，投下了兩層陰影，他的眼窩陷落得很深，看起來實在有點怕人，而他自家卻還在起早落夜的讀那些提倡改革社會的書。我注意看他，覺得他的飯量也漸漸的減下去了。

有一天寒風吹得很冷，天空中遮滿了灰暗的雲，彷彿要下大雪的早晨，門房忽而到我們的寢室裏來，說有一位女客，在那裏找朱先生。那時候，朱君已經出去上操場上去散步看書去了。我走到操場上，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他臉上忽然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瞪了兩眼，同呆子似的儘管問我說：

“她來了麼？她真來了麼？”

我倒被他駭了一跳，認真的對他說：

“誰來說你，你跑出去看看就對了。”

他出去了半日，到上課的時候，也不進教室裏來；等到午後一點多鐘，我在下堂上自修室去的路上，卻遇見了他。他的臉色更灰白了，比早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還要陰鬱，鎖緊了的一雙濃厚的眉毛，陰影擴大了開來，他的全臉部上都罩着一層死色。我遇見了他，問他早晨來的是誰，他卻微微的

露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是上京來買貨物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高陸店。你打算去看她麼？我們晚上一起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心裏倒喜歡得很，因為陳家的老頭兒的話，他是很要聽的。所以我想吃過晚飯之後，和他同上高陸店去，一則可以看看半年多不見的惠英，二則可以托陳家的老頭兒勸勸朱君，勸他少用些功。

吃過晚飯，風刮得很大，我和他兩個人不得不坐洋車上打磨廠去。到高陸店去一看，他們父女二人正在吃晚飯，陳老頭還在喝白乾，桌上一個羊肉火鍋燒得滿屋裏都是火鍋的香味。電燈光為火鍋的熱氣所包住，照得房裏朦朧朧。惠英着了一件黑布的長袍，立起來讓我們坐下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她的相兒卻比在殷家集的時候美得多了。

陳老頭一定要我們坐下去喝酒，我們不得已就坐下去喝了幾杯。一邊喝，一邊談，我就把朱君近來太用功的事情說了一遍。陳老頭聽了我的話，果然對朱君說：

“雅儒！你在大學裏，成績也不算不好，何必再這樣呢？聽說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經可以了，你難道還想奪第一名麼？……總之，是身體要緊。……你的家裏，全都在盼望你在大學裏畢業後，賺錢去養家；萬一身體不好，你就是學問再好一點，也沒有用處。”

朱君聽了這些話，儘是悶聲不語，一杯一杯的在俯着頭喝酒。我也因為喝了一點酒，頭早昏痛了，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來。一面回過頭來看看惠英，似乎也俯着了頭，在那裏落眼淚。

這一天晚上，因為談天談得時節長了，戲終於沒有去聽。我們坐洋車回校裏的時候，自修的鐘頭

卻已經過了。第二天，陳家的父女已經回家去了，我們也就回復了平時的刻板生活。朱君的用功，沈默，牢騷抑鬱的態度，也仍舊和前頭一樣，並不因陳家老頭兒的勸告而減輕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又是一年將盡的冬天到了。北風接着吹了幾天，早晚的寒冷驟然增加了起來。

年假考的前一個星期，大家都緊張起來了，朱君也因為這一學期裏看課外的書看了太多，把學校裏的課本丟開的原因，接連有三夜不睡，溫習了三夜功課。

正將考試的前一天早晨，朱君忽而一早就起了床，襪子也不穿，蓬頭垢面的跑了出去。跑到了門房裏，他拉住了門房，要他把那一個人交出來。門房莫明其妙，問他所說的那一個人是誰，他只是拉住了門房吵鬧，卻不肯說出那一個人的姓

名來。吵得聲音大了，我們都出去看，一看是朱君在和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駭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裏，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上頸項上漲滿了許多青筋。他一看見我們，就露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同哭也似的笑着說：

“好好，你們都來了，你們把這一個小軍閥看守着，讓我去拿出手槍來槍斃他。”

說着，他就把門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的身上；我們都不防他的，被他這麼一推，四個人就一塊兒的跌倒在地上。他却哈哈的笑了幾聲，就一直的跑了進去。

我們看了他這一種行動，大家都曉得他是精神錯亂了，就商量叫校役把他看守在養病室裏，一邊去通知學校當局，請學校裏快去請醫生來替他

醫治。

他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裏不耐煩，硬要出來和校役打罵。並且指看守他的校役是小軍閥，罵着說：

“渾蛋，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小軍閥，也敢強取人家的閨女麼？快拿手槍來，快拿手槍來！”

校醫來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幾下，並且把校醫的一副眼鏡也扯下來打碎了。我站在門口，含淚的叫了幾聲：

“朱君！朱君！你連我都認不清了麼？”

他光着眼睛。對我看了一忽，就又哈哈哈哈哈的笑着說：

“你這小王八，你是來騙錢的罷？”

說着，他又打上我的身來，我們不得已就只好將養病室的門鎖上，一邊差人上他家裏去報信，叫他的父母出來看護他的病。

到了將晚的時候，他父親來了，同來的是陳家

的老頭兒。我當夜就和他們陪朱君出去，在一家公寓裏先租了一間房間住着。朱君的病愈來愈兇了，我們三個人因為想制止他的暴行，終於一晚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學校去考試，到了午後，再上公寓裏去看他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經另外租定了一間小屋，把朱君細縛起來了。

我在學校裏考試考了三天，正到考完的那一日早晨一早就接到了一箇急信，說朱君已經不行了，急待我上那兒去看看他。我到了那裏去一看，只見黑戚戚的一間小屋裏，他同鬼也似的還被縛在一張板床上。房裏的空氣穢臭得不堪，在這黑臭的空氣裏，只聽見微微的喘氣聲和腹瀉的聲音。我在門口靜立了一忽，實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聲音，‘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坐在他腳後的他那老父，馬上舉起手來阻止我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



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的同觸體似的頭和很黑很黑的兩顆眼睛。

我踏進了那間小房，審視了他一回，看見他的手脚還是綁着，頭卻軟軟的斜靠在枕頭上面。腳後頭坐在他父親背後的，還有一位那朱君的媳婦，眼睛哭得紅腫，呆呆的縮着頭，在那裏看守着將死的她的男人。

我向前後一看，眼淚忽而湧了出來，走上他的枕頭邊上，伏下身去，輕輕的問了他一句話“朱君！你還認得我麼？”底下就說不下去了。他又轉過頭來對我看了一眼，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但由我的淚眼看過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淚來的樣子。

我走近他父親的身邊，問陳老頭那裏去了。他父親說：

“他們惠英要於今天出嫁給一位軍官，所以他

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

我又問朱君服的是什麼藥，他父親只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不過他服了藥後，卻瀉到如今，現在是好像已經不行了。”

我心裏想，這一定是服藥服錯了，否則，三天之內，他何以會變得這樣的呢？我正想說話的時候，卻又聽見了一陣腹瀉的聲音，朱君的頭在枕上搖了幾搖，喉頭咯咯的響起來了。我的毛髮竦豎了起來，同時他父親，他媳婦兒也站起來趕上他的枕頭邊上去。我看見他的頭往上抽了幾抽，喉嚨頭格格落落響了幾聲，微微抽動了一刻鐘的樣子，一切的動靜就停止了。他的媳婦兒放聲哭了起來，他的父親也因急得癡了，倒只是不發聲的呆站在那裏。我却忍耐不住了，就低下頭去在他耳邊‘朱君！朱君！’的絕叫了兩三聲。

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來了。我和朱君的

父親和他的媳婦，在一輛大車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這時候城內外的居民還沒有起床，長街上清冷的很。一輛大車，前面載着朱君的靈柩，後面坐着我們三人，慢慢的在雪裏轉走。雪片積在前面罩棺木的紅氈上，我和朱君的父親卻包在一條破棉被裏，避着背後吹來的北風。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婦幽幽在哭着的聲音，覺得更加令人傷感。

大車走出永定門的時候，黃灰色的太陽出來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點。我想起了去年冬假裏和朱君一道上他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聲，忽兒按忍不住地嘩的放聲哭了起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 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

今天的風沙實在太大了，中午吃飯之後，我因為還要去教書，所以沒有許多工夫，和你談天。我坐在車上，一路的向北走去，沙石飛進了我的眼睛。一直到午後四點鐘止，我的眼睛四周的紅圈，還沒有褪盡。恐怕同學們見了要笑我，所以於上課堂之先，我從高窗口在日光大風裏把一雙眼睛曝晒了許多時。我今天上你那公寓裏來看了你那一

副樣子，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現在我想趁着這大家已經睡寂了的幾點鐘工夫，把我要說的話，寫一點在紙上。

平素不認識的可憐的朋友，或是寫信來，或是親自上我這裏來的，很多很多。我因為想報答兩位也是我素不認識而對於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過的朋友的厚恩起見，總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憐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結果近來弄得我自家連一條棉褲也沒有。這幾天來天氣變得很冷，我老想買一件外套，但終於沒有買成。尤其是使我羞惱的，因為恰逢此刻，我和同學們所讀的書裏，正有一篇俄國郭哥兒著的嘲弄像我們一類人的小說“外套”。現在我的經濟狀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寬裕，從數目上講起來，反而比從前要少——因為現在我不能向家裏去要錢化，每月的教書錢，額面上雖則有五十三加六十四合一百十

七塊，但實際上拿得到的只有三十三四塊——而我的嗜好日深，每月光是煙酒的賬，也要開銷二十多塊。我曾經立過幾次對天的深誓，想把這一筆糜費戒省下來，但愈是沒有錢的時候，愈想喝酒吸煙。向你講這一番苦話，並不是因為怕你要問我借錢，先事預防，我不過欲以我的身體來做一個證據，證明目下的中國社會的不合理，以大學校畢業的資格來糊口的你那種見解的錯誤罷了。

引誘你到北京來的，是一個國立大學畢業的頭銜，你告訴我說你的心裏，總想在國立大學弄到畢業，畢業以後至少生計問題總可以解決。現在學校都已考完，你一個國立大學也進不去，接濟你的資金的人，又因他自家的地位搖動，無錢寄你，你去投奔你同縣而且帶有親屬的大慈善家H，H又不納，窮極無路，只好寫封信給一個和你素不相識而你也明明知道是和你一樣窮的我，在這時候這

樣的狀態之下，你還要口口聲聲的說什麼大學教育，‘念書’，我真佩服你的堅忍不拔的雄心。不過佩服雖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簡單愚直，也却是一樣的可驚可異。現在你已經是變成了中性，——半去勢的文人了，有許多事情，譬如說高尚一點的，去當土匪，卑微一點的，去拉洋車等事情，你已經是幹不了的了，難道你還嫌不足，還要想穿幾年長袍，做幾篇白話詩，短篇小說，達到你的全去勢的目的麼？大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後就可以有飯吃，你這一種定理，是那一本書上翻來的？

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牠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

現在不要說中國全國，就是在北京的一區裏頭，你且去站在十字街頭，看見穿長袍黑馬褂或嗶

噉舊洋服的人，你且試對他們行一個禮，問他們一個人要一個名片來看看，我恐怕你不上半天，就可以積起一大堆的什麼學士，什麼博士來，你若再行一個禮，問一問他們的職業，我恐怕他們都要紅紅臉說，“兄弟是在這裏找事情的。”他們是什麼？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吓，你能和他一樣的有錢讀書麼？你能和他們一樣的有錢買長袍黑馬褂噉舊洋服麼？即使你也和他們一樣的有了讀書買衣服的錢，你能保得住你畢業的時候，事情會來找你麼？

大學畢業生坐汽車，吸大煙，一擡千金的人原是有的。然而他們都是爲新上台的大老經手減價賣職的人，都是大刀鎗桿在後面援助的人，都是有幾個什麼長在他們父兄身上的人，再粗一點說，他們至少也真是爬烏龜攢狗洞的人，你要有他們那麼的後援，或他們那麼的烏龜本領，狗本領，那麼你就是大學不畢業，何嘗不可以吃飯？



我說了這半天，不過想把你的求學讀書，大學畢業的迷夢打破而已。現在爲你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點事情幹幹。然而土匪你是當不了的，洋車你也拉不了的，報館的校對，圖書館的拿書者，家庭教師，看護男，門房，旅館火車菜館的伙計，因爲沒有人可以介紹，你也是當不了的，——我當然是沒有能力替你介紹，——所以最上的上策，於你是不成功的了。其次你就去革命去吧，去製造炸彈去吧！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樣，用了你那裁紙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彈是不是可以用了你頭髮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換的襪底裏的腐泥來調合的呢？這些事情 你去問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

比較上可以做得得到，並且也不失爲中策的，我看還是弄幾個旅費，回到湖南你的故土，去找出四五年你不曾見過的老母和你的小妹妹來，第一天

相持對哭一天，第二天因為哭了傷心，可以在床上你的草窠裏睡去一天，既可以休養，又可以省幾粒米下來熬稀粥，第三天以後，你和你的母親妹妹，若沒有衣服穿，不妨三人緊緊的擠在一處，體熱互助的結果，同冬天雪夜的羣羊一樣，倒可以使你的老母，不至凍傷，若沒有米吃，你在日中天暖一點的時候，不妨把年老的母親交付給你妹妹的身體烘着，你自己可以上村前村後去掘一點草根樹根來煮湯吃。草根樹根裏也有澱粉，我的祖母未死的時候，常把洪楊亂日，她老人家嘗過的這滋味說給我聽，我所以知道，現在我既沒有餘錢，可以贈你，就把這祕方相傳，作個我們兩位窮漢，在京華塵土裏相遇的紀念吧！若說草根樹根，也被你們的督軍省長師長議員知事掘完，你無論走往何處再也找不出一塊一截來的時候，那麼你且咽着自家的口水，同唱戲似的把北京的豪富人家的蔬菜，有色有

香的說給你的老母親小妹妹聽聽，至少在未死前的一剎半剎鐘中間，你們三個昏亂的腦子裏，總可以大事鋪張的享樂一回。

但是我聽你說，你的故鄉連年兵燹，房屋田產都已毀盡，老母弱妹，也不知是生是死，五年來音信不通，并且現在回湖南的火車不開，就是有路費也回去不得，何況沒有路費呢？

上策不行，次之中策也不行，現在我為你實在是沒有什麼法子好想了。不得已我就把兩個下策來對你講吧！

第一，現在聽說天橋又在招兵，並且聽說取得極寬，上自五十歲的老人起，下至十六七歲的少年止，一律都收，你若應募之後，馬上開赴前敵，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國地界，雖然不能說是為國效忠，也可以算得是為招你的那個同胞效了命，豈不是比餓死凍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裏，好得多麼？況且

萬一不開往前敵，或雖開往前敵而不打死的時候，只教你能保持你現在的這種純潔的精神，只教你能有如現在想進大學讀書一樣的精神來宣傳你的理想，難保你所屬的一師一旅，不爲你所感化。這是下策的第一個。

第二，這才是真真的下策了！你現在不是祇愁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吃飯而又苦於沒有勇氣自殺麼？你的沒有能力做土匪，沒有能力拉洋車，是我今天早晨在你公寓裏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已經曉得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你還能勝任的，要幹的時候一定是幹得到的。這是什麼事情呢？啊啊，我真不願意說出來——我並不是怕人家對我提起訴訟，說我嗾使你做賊，啊呀，不願意說倒說出來了，做賊，做賊，不錯，我所說的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竊呀！

無論什麼人的無論什麼東西，只教你偷得着，

儘管偷吧！偷到了，不被發覺，那麼就可以把這你偷自他，他搶自第三人的，在現在的社會裏稱為贓物，在將來進步了的社會裏，當然是要分歸你有的東西，拿到當舖——我雖然不能為你介紹職業，但是像這樣的當舖，却可以為你介紹幾家——裏去換錢用。萬一發覺了呢？也沒有什麼。第一你坐坐監牢，房錢總可以不付了。第二監獄裏的飯，雖然沒有今天中午我請你的那家館子裏的那麼好，但是飯錢是可以不付的。第三或者什麼什麼司令，以軍法從事，把你梟首示衆的時候，那麼你的無勇氣的自殺，總算是他來代你執行了，也是你的一件快心的事情，因為這樣的活在世上，實在是沒有什麼意思。

我寫到這裏，覺得沒有話再可以和你說了，最後我且來告訴你一種實習的方法吧！

你若實要實行上舉的第二下策，最好是從親近

的熟人方面做起。譬如你那位同鄉的親戚老H家裏，你可以先去試一試看。因為他的那些堆積在那裏的富財，不過是方法手段不同罷了，實際上也是和你一樣的偷來搶來的。你若再礙于他的慈和的笑裏的尖刀，不敢去向他先試，那麼不妨上我這裏來作個破題兒試試。我晚上臥房的門常是不關，進出很便。不過有一件缺點，就是我這裏沒有什麼值錢的物事。但是我有幾本舊書，却很可以賣幾個錢。你若來時，最好是預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劑催眠藥，早些睡下，因為近來身體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與你的行動不便，還是一句話——你若來時，心腸應該要鍊得硬一點，不要因為是我的書的原因，致使你沒有偷成，就放聲大哭起來——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二時

原书空白页

## 一箇人在途上

在東車站的長廊下和女人分開以後，自家又剩了孤零丁的一個。頻年飄泊慣的兩口兒，這一回的離散，倒也算不得什麼特別，可是端午節那天，龍兒剛死，到這時候北京城裏雖已起了秋風，但是計算起來，去兒子的死期，究竟還只有一百來天。在車座裏，稍稍把意識恢復轉來的時候，自家就想起了盧騷晚年的作品“孤獨散步者的夢想”的頭上



的幾句話：

“自家除了己身以外，已經沒有弟兄，沒有隣人，沒有朋友，沒有社會了，自家在這世上，像這樣的，已經成了一個孤獨着了。……”

然而當年的盧騷還有棄養在孤兒院內的五個兒子，而我自己哩，連一個撫育到五歲的兒子都還抓不住！

離家的遠別，本來也只爲想養活妻兒。去年在某大學的被逐，是萬料不到的事情。其後兵亂迭起，交通阻絕，當寒冬的十月，會病倒在滬上，也是誰也料想不到的。今年二月，好容易到得南方，靜息了一年之半，誰知這剛養得出趣的龍兒，又會遭此凶疾的呢？

龍兒的病報，本是在廣州得着，匆促北航，到了上海，接連接了幾個北京來的電報。換船到天津，已經是舊曆的五月初十。到家之夜，一見了門

上的白紙條兒，心裏已經是跳得忙亂，從蒼茫的暮色裏趕到哥哥家中，見了衰病的她，因為在大衆之前，勉強將感情壓住。草草吃了夜飯，上床就寢，把電燈一滅，兩人只有緊抱的痛哭，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氣也換不過來，更那裏有說一句話的餘裕？

受苦的時間，的確脫煞過去得太悠徐，今年的夏季，只是悲嘆的連續。晚上上床，兩口兒，那敢提一句話？可憐這兩個迷散的靈心，在電燈滅黑的黝暗裏，所摸走的荒路，每湊集在一條線上，這路的交叉點裏，只有一塊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龍兒之墓”的四個紅字。

妻兒因為在浙江老家內，不能和母親同住，不得已，而搬往北京當時我在寄食的哥哥家去，是去年的四月中旬。那時候龍兒正長得肥滿可愛，一舉一動，處處教人歡喜。到了五月初，從某地回京，覺得哥哥家太狹小，就在什刹海的北岸，租定了一間

渺小的住宅。夫妻兩個，日日和龍兒伴樂，閑時也常在北海的荷花深處，及門前的楊柳陰中帶龍兒去走走。這一年的暑假，總算過得最快樂，最閑適。

秋風吹葉落的時候，別了龍兒和女人，再上某地大學去為朋友幫忙，當時他們倆還往西車站去送我來哩！這是去年秋晚的事情，想起來還同昨日的情形一樣。

過了一月，某地的學校裏發生事情，又回京了一次，在什刹海外住了兩星期，本來打算不再出京了，然礙於朋友的面子，又不得不於一天寒風刺骨的黃昏，上西車站去趁車。這時候因為怕龍兒要哭，自己和女人，吃過晚飯，便祇說要往哥哥家裏去，只許他送我們到門口，記得那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和老媽子立在門口，等我們倆去了好遠，還“爸爸！”爸爸！的叫了好幾聲。啊啊，這幾聲的呼喚，

便是我在這世上聽到的他叫我的最後的聲音！

出京之後，到某地住了一宵，就匆促逃往上海。接續便染了病，遇了強盜輩的爭奪政權，其後赴南方暫住，一直到今年的五月，纔返北京。

想起來，龍兒實在是一個填膺的兒子，是當亂離困厄的這幾年中間，特來安慰我和他娘的愁悶的使者！

自從他在安慶生落地以來，我自己沒有一天脫離過苦悶，沒有一處安住到五個月以上。我的女人，也和我分擔着十字架的重負，祇是東西南北的奔波飄泊。然當日夜難安，悲苦得不了的時候，只教他的笑臉一開，女人和我，就可以把一切窮愁，丟在腦後。而今年五月初十待我趕到北京的時候，他的屍體，早已在妙光閣的廣誼園地下躺着了。

他的病，說是腦膜炎。自從得病之日起，一直到舊曆端午節的午時絕命的時候止，中間經過有

一個多月的光景。平時被我們寵壞了的他，聽說此番病裏，却乖順得非常。叫他吃藥，他就大口的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順的躺上。病後還能說話的時候，只問他的娘，“爸爸幾時回來？”“爸爸在上海爲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經做好了沒有？”我的女人，於惑亂之餘，每幽幽的問他；“龍！你曉得你這一場病，會不會死的？”他老是很不願意的回答說：“那兒會死的哩？”據女人含淚的告訴我說，他的談吐，絕不似一個五歲的小兒。

未病之前一個月的時候，有一天午後他在門口玩耍，看見西面來了一乘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他遠遠看見，就急忙丟下了伴侶，跑進屋裏去叫他娘出來，說“爸爸回來了，爸爸回來了！”因爲我去年離京時所戴的，是一樣的頂白灰呢帽。他娘跟他出來到門前，馬車已經過去了，他就死勁的拉住了他娘，哭喊着說：“爸爸怎麼

不家來吓？爸爸怎麼不家來吓？”他娘說慰了半天，他還儘是哭着，這也是他娘含淚和我說的，現在回想起來，自己實在不該拋棄了他們，一個人在外面流蕩，致使他那小小的靈心，常有這望遠思親的傷痛。

去年六月，搬往什利海之後，有一次我們在堤上散步，因為他看見了人家的汽車，硬是哭着要坐，被我痛打了一頓。又有一次，也是因為要穿洋服，受了我的毒打。這實在只能怪我做父親的沒有能力，不能做洋服給他穿，雇汽車給他坐。早知他要這樣的早死，我就是典當強劫，也應該去弄一點錢來，滿足他這點點無邪的慾望，到現在追想起來，實在覺得對他不起，實在是我太無容人之量了。

我女人說，頻死的前五天，在病院裏，他連叫了幾夜的爸爸！她問他“叫爸爸幹什麼！”他又不

響了，停一會兒，就又再叫起來，到了舊曆五月初三日，他已入了昏迷狀態，醫師替他抽骨髓，他只會直叫一聲“幹嗎？”喉頭的氣管，咯咯在抽咽，眼睛只往上吊送，口頭流些白沫，然而一口氣總不肯斷。他娘哭叫幾聲“龍！龍！”他的小眼角上，就會迸流些眼淚出來，後來他娘看他苦得難過，倒對他說：

“龍！你若是沒有命的，就好好的去吧！你是不是想等爸爸回來？就是你爸爸回來，也不過是這樣的替你醫治罷了。龍！你有什麼不了的心願呢？龍！與其這樣的抽咽受苦，你還不如快快的去吧！”

他聽了這一段話，眼角上的眼淚，更是湧流得厲害。到了舊曆端午節的午時，他竟等不着我的回來，終於斷氣了。

喪葬之後，女人搬往哥哥家裏，暫住了幾天。我於五月十日晚上，下車趕到什刹海的寓宅，打門

打了半天，沒有應聲。後來抬頭一看，纔見了一張告示郵差送信的白紙條。

自從龍兒生病以後連日夜看護久已倦了的她，又那裏經得起最後的這一個打擊？自己當到京之夜，見了她的衰容，見了她的淚眼，又那裏能夠不痛哭呢？

在哥哥家裏小住了兩三天，我因為想追求龍兒生前的遺跡，一定要女人和我仍復搬回什刹海的住宅去住牠一兩個月。

搬回去那天，一進上屋的門，就見了一張被他玩破的今年正月裏的花燈。聽說這張花燈，是南城大姨媽送他的，因為他自家燒破了一個窟窿，他還哭過好幾次來的。

其次，便是上房裏磚上的幾堆燒紙錢的痕跡！當他下殮時燒的。

院子裏有一架葡萄，兩顆棗樹，去年採取葡萄



棗子的時候，他站在樹下，兜起了大褂，仰頭在看樹上的我。我摘取一顆，丟入了他的大褂斗裏，他的哄笑聲，要繼續到三五分鐘。今年這兩顆棗樹，結滿了青青的棗子，風起的半夜裏，老有熟極的棗子辭枝自落。女人和我，睡在床上，有時候且哭且談，總要到更深入靜，方能入睡。在這樣的幽幽的談話中間，最怕聽的，就是這滴答的墜棗之聲。

到京的第二日，和女人去看他的墳墓。先在一家南紙舖裏買了許多冥府的鈔票，預備去燒送給他。直到到了妙光閣的廣誼園塋地門前，她方從嗚咽裏清醒過來，說：“這是鈔票，他一個小孩如何用得呢？”就又回車轉來，到琉璃廠去買了些有孔的紙錢。她在墳前哭了一陣，把紙錢鈔票燒化的時候，却叫着說：

“龍！這一堆是鈔票，你收在那裏，待長大了的時候再用，要買什麼，你先拿這一堆錢去用

吧！”

這一天在他的墳上坐着，我們直到午後七點，太陽平西的時候，纔回家來。臨走的時候，他娘還哭叫着說：

“龍！龍！你一個人在這裏不怕冷靜的麼？龍！龍！人家若來欺你，你晚上來告訴娘罷！你怎麼不想回來了呢？你怎麼夢也不來托一個呢？”

箱子裏，還有許多散放着的他的小衣服。今年北京的天氣，到七月中旬，已經是很冷了。當微涼的早晚，我們倆都想換上幾件夾衣，然而因為怕見到他舊時的夾衣袍襪，我們倆却儘是一天一天的捱着，誰也不說出口來，說“要換上件夾衫”。

有一次和女人在那裏睡午覺，她驟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鞋也不拖，光著襪子，跑上了上房起坐室裏，並且更掀簾跑上外面院子裏去。我也莫名其妙

妙跟着她跑到外面的時候，只見她在那裏四面找尋，什麼，找尋不着，呆立了一會，她忽然放聲哭了起來，並且抱住了我急急的追問說：“你聽不聽見？你聽不聽見？”哭完之後，她纔告訴我說，在半醒半睡的中間，她聽見“娘！娘！”的叫了兩聲，的確是龍的聲音，她很堅硬的說：“的確是龍回來了。”

北京的朋友親戚，爲安慰我們起見，今年夏天常請我們倆去吃飯聽戲，她老不願意和我同去，因爲去年的六月，我們無論上那裏去玩，龍兒是常和我們在一處的。

今年的一個暑假，就是這樣的，在悲嘆和幻夢的中間消逝了。

這一回南方來催我就道的信，過於匆促，出發之前，我覺得還有一件大事情沒有做了。

中秋節前新搬了家，爲修理房屋，部署雜事，就忙了一個星期。出發之前，又因了種種瑣事，不

能抽出空來，再上龍兒的墳地裏去探望一回。女人上東車站來送我上車的時候，我心裏儘酸一陣痛一陣的在迴念這一件恨事。有好幾次想和她說出來，教她於兩三日後再往妙光閣去探望一趟，但見了她的憔悴盡的顏色，和苦忍住的淒楚，又終於一句話也沒有講成。

現在去北京遠了，去龍兒更遠了，自家只一個人，只是孤零丁的一個人。在這裏繼續此生中大約是完不了的飄泊。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 在上海旅館內